

# 達夫全集

第 六 卷

薇 蕨 集

上 海

北 新 書 局 發 行

1 . 3 3



# 達夫全

郁達夫著

第六卷

薇蕨集

上海

北新書局印行

1933

# 薇 蕨 集

## 目 錄

### 題 辭

- 二詩人..... 1—34
- 故 事..... 35—40
- 逃 走..... 41—54
- 紙幣的跳躍..... 55—64
- 在寒風裏..... 65—96
- 燈蛾埋葬之夜..... 97—106
- 感傷的行旅..... 107—140
- 楊梅燒酒..... 141—156
- 十三夜..... 157—183

## 二 詩 人

### 一 二詩人

詩人的何馬，想到大世界去聽滿篤班去，心裏在作打算。“或者我將我的名片拿出去，守門的人可以不要我的門票”他想。因為他的名片右角上，有“末世詩人”的四個小字，左角邊有“地獄”“新生”“伊利亞拉”的著者的一行履歷寫在那裏。“好不好，守門的那些俗物，若被他們知道了我去逛大世界，恐怕要看穿我的沒有腎臟病，還是去想法子，叫老馬去想法子弄

幾個錢來，買一張門票進去的好”。他住的三江里的高樓外，散布着暮春午後的陽光和乾燥的空氣。天色實在在挑逗他的心情，要他出去走走，去得些煙世披利純來做詩。

“——嗯，煙世披利純！”

“——噢，煙世披利純呀！”

這樣的用了很好聽的節調，輕輕地唱着哼着，他一邊搖着頭，一邊就摸下二層樓去。走了扶梯，到扶梯跟前二層樓的亭子間門口，他就立住了。

也是用了很緩慢的節奏，向關在那裏的亭子間的房門，篤洛篤洛的敲了幾下，他伏下身體，向鑰匙眼裏，很幽很幽的送了幾句話進去。

“喂！老馬，詩人又來和你商量了！你能夠想法子再去弄兩塊錢來不能？”

老馬在房裏嗅了一驚，急忙開了眼睛，丟下了手裏的讀本，輕輕的走向房門口來，也伏倒了身體，舉起嘴巴，很幽的向鑰匙眼裏說：

“老何，喂，你這樣的化錢，怕要被她看穿，

何以這一位何大人會天天要錢化？老何，你還是在房裏坐着做首把詩罷！回頭不要把我们這一個無錢飲食宿泊處都弄糟。”

說着，他把幾根鼠鬚動了一動！兩隻眉毛也彎了下來，活像寺院裏埋葬死屍的園丁。

“喂，老馬，你再救詩人一回急，再去向她撒一個謊，想想法子看罷！我只教再得一點煙世披利純，這一首‘沈魚落雁’就可以完工，就好出書賣錢了，喂，老馬！”

請你再救一回詩人，

再讓我得些煙世披利純，

‘沈魚落雁’，大功將成，

那時候，你我和她——我那可愛的房主人——

就可以去大吃一頓！

唉唉，大吃一頓！”

何詩人在鑰匙眼裏，輕輕的，慢慢的，用了節奏，念完這幾句卽席口占的詩之後，手又向房門上寫洛寫洛寫的敲了幾下。

房門裏的老馬，更彎了腰，縐了眉頭，用手向頭上的亂髮搔了幾搔。兩人各彎着腰，隔着一重門，向鑰匙眼默默的立了好久。終究還是老馬硬不過詩人，把房門輕輕地開了。詩人見了老馬的那種悒鬱懊惱，歪得同豬臉嘴一樣的臉色，也就立刻縐起眉來，裝了一副憂鬱的形容來陪他。一邊慢慢的走進房去，一邊詩人就舉起一隻右手，按上心頭，輕輕的自對自的說：“唉唉，這腎臟病，這腎臟病，我怕就要死了，在死之前了。”看過去，詩人的面貌，真像約翰生博士的畫像。因為詩人也是和約翰生博士一樣，長得很肥很胖，實在是沒有什麼旁的病好說，所以只說有腎臟病；而前幾天他又看見了鮑司惠而著的那本約翰生大傳，并這一本傳上面的一張約翰生博士的畫像。他費了許多苦心，對鏡子模學了許久約翰生在畫像上的憂鬱的樣子，今天終於被他學像了。

詩人的朋友老馬，馬得烈，飽吃了五六碗午飯，剛在亭子間裏翻譯一首法文小學讀本上的



詩：

球兒飛上天，球兒掉下地，  
馬利跑過來，馬利跑過去，  
珠兒球兒不肯飛，馬利不歡喜……

.....

翻到這裏，他就昏昏的坐在那裏睡着了，被詩人篤洛篤洛篤的一來，倒吃了一驚，所以他的臉色，是十分不願意的樣子。但是和詩人硬了一陣，終覺得硬不過去，只好開門讓詩人進來，他自己也只好挺了挺身子，走下樓去辦交涉去。

樓底下是房主人一位四十來歲的風騷太太的睡房，她男人在漢口做茶葉生意，頗有一點積貯，馬得烈走到了房東太太的跟前，房東太太纔從床上坐了起來，手裏還拿着那本詩人何馬獻給她的“伊利亞拉”，已經在身底下壓得褶痕很多，像一隻油炸餛飩了。

馬得烈把口角邊的鼠鬚和眉毛同時動了一動，勉強裝着微笑，對立在他眼底下的房東太太說：

“好傢伙，你還在這裏念我們大人的這首獻詩？大人正想出去和你走走，得點新的煙世披利純哩！”

房東太太向上舉起頭來——因為她生得很矮小，而馬得烈却身材很高大，兩人並立起來，要差七八寸的樣子——喜歡得同小孩子似的叫着說：

“哈哈哈哈哈，真的嗎？——你們大人真好，要是誰嫁了你們的大人，這一個人纔算有福氣哩！詩又那麼會做，外國又去過，還做過詩文專修大學的校長！啊啊，可惜，可惜我今天不能和你們出去，因為那隻小豬還沒有閹好，午後那個閹豬的老頭兒還要來哩！”

這位房東太太最喜歡養小豬。她的愛豬，同愛詩人一樣，侍候得非常周到，今天早晨她特地跑了十幾里路，去江灣請了一位閹豬匠來，閹豬匠答應她午後來閹，所以她懊惱得很，恨這一次不能和詩人一道出去散步。

馬得烈被她那麼一說，覺得也沒有什麼話講，所以只搔了一搔頭，向窗外的陽光瞥了一眼，含糊地咕嚕着：

“啊啊，你看窗外的春光多麼可愛呀！……  
大人……大人說，可惜，可惜他那張匯票還沒有好拿……”

原來馬得烈和何馬，是剛回國的留學生，是一對失業的詩人。他們打聽了這一家房東女人的愛慕詩人，纔扮作了主從兩個，到此地來租房子住的。何馬已經出了許多詩集了，並且年紀年輕一點，相貌也好一點，所以就當作主人，馬得烈還正在翻譯一本詩集，沒有翻好，所以只好當作僕人，在房東太太跟前，只是大人大人的稱何馬，好示一點威勢。一面在背後向她吹了許多大話，說他——何大人——是一位中國頂大的詩人，他——何大人——家裏是做大官的，他——何大人——還沒有結過婚，他——何大人——最喜歡和已經生育過兒女的像聖母一樣的女性交遊，他——何大人——不久要被外國請去做詩

文專修大學的校長，等等，等等。結果弄得這位商人之婦喜歡得了不得，於是他們兩人的住宿膳食，就一概由房東太太無償供給，現在連零用都可以向她去支取了。可是昨天晚上，馬得烈剛在她那裏拿了兩塊錢來，兩人去看了一晚電影，若今天再去向她要錢，實在有點難以爲情，所以他又很巧妙的說了一個謊，說何大人的匯票還沒有到期，不好去取錢用。房東太太早就看出了他的意思，向床頭的鏡箱裏一翻，就用了兩個指頭夾出了兩張中南小票來。

馬得烈笑歪了臉，把頭和身子很低很低的屈了下去，兩隻手托出在頭上，像電影裏的羅馬家奴，向主人捧呈什麼東西似的姿勢。她把票子塞在他手裏之後，馬得烈很急速地旋轉了身，立了起來，就拼命的向二層樓上跑。一邊亭銅亭銅的跑上扶梯去，一邊他嘴裏還在叫：

“邁而西，馬彈姆，邁而西，馬彈姆！”

## 二 滴篤聲中

馬得烈從樓下的房東太太那裏騙取了兩張中南小票後，拼命的就往二層樓上跑。他嘴裏的幾句“邁而西，馬彈姆！”還沒有叫完，剛跳上扶梯的頂邊，就白彈的一響，詩人何馬却四腳翻朝了天，叫了一聲“媽吓，救命，痛煞了！”

原來馬得烈去樓下向房東太太設法支零用的時候，詩人何馬却幽脚幽手從亭子間裏摸了出來，以一隻手靠上扶梯的扶手，彎了腰，豎起耳朵，儘在扶梯頭向樓下竊聽消息。詩人聽到了他理想中的如聖母一樣的這位房東太太稱讚他的詩才的一段話，就一個人張了嘴，放鬆了臉，在私下喜笑。這中間他把什麼都忘了，只想再做一篇“伊利亞拉”來表示他對這一位女性的敬意，却不防馬得烈會跑得如此之快，和煙世披利純一樣的快，而來關頭一衝，把他衝倒在地上的。

詩人在不注意的中間，叫了一聲大聲的“媽吓”之後，睜開眼睛來看看，只見他面前立着的

馬得烈，手裏好好的捏着了兩張鈔票，在那裏向地上呆看。看見了鈔票，詩人就馬上變了臉色，笑涇涇地直躺在樓板上，降低了聲音，好像是怕被人聽見似的幽幽的問馬得烈說：

“老馬！又是兩塊麼？好極好極，你快來扶我起來，讓我們出去。”

馬得烈向前踏上了一步，在扶起這位很肥很胖的詩人來的時候，實在費了不少的氣力。可是費力不討好，剛把詩人扶起了一半的當兒，綽一響，詩人臉上的那副洛克式的平光眼鏡又掉下地來了。

詩人還沒有站立起身，臉上就作了一副悲悼的形容，又失聲叫了一聲：“啊吓”！

兩人立穩了身體，再伏下去檢查打碎的眼鏡片的時候，詩人又放低了聲音，“啊吓，啊吓，這怎麼好？這怎麼好？”的接連着幽幽的說了好幾次。

檢起了兩分開的玻璃片和眼鏡框子，兩人走到亭子間去坐定之後，詩人又連發了幾聲似

乎帶怨恨的“這怎麼好？”馬得烈伏倒了頭，儘是一言不發地默坐在牀沿上，彷彿是在悔過的樣子。詩人看了他這副樣子，也只好默默不響了。結果馬得烈坐在牀沿上看地板，詩人坐在窗底下的擺在桌前的小方凳上看屋外的陽光，竟靜悄悄地同死了人似的默坐了幾分鐘。在這幕沈默的悲劇中間，樓底下房東太太牀前的擺鐘却堂堂的敲了兩下。

聽見了兩點鐘敲後，兩人各想說話而又不散的儘坐在那裏嚴守沈默。詩人回過頭來，向馬得烈的遠程着兩張鈔票支在牀沿上的右手看了一眼，就按捺不住的輕輕對馬得烈說：

“老馬，我很悲哀！”

停了一會，看看馬得烈還是悶聲不響，詩人就又用了調解似的口氣，對馬得烈說：

“老馬，兩塊玻璃都打破了，你有什麼好法子想？”

馬得烈聽了詩人這句話後，就想出了許多救急的法子來，譬如將破玻璃片用薄紙來糊好，仍復

裝進框子去，好在打得不十分碎，或者竟用了油墨，在眼圈上畫牠兩個黑圈，就當作了眼鏡之類。然而詩人都不以為然，結果還是他自己的煙世披利純來得好，放開手來向腿上拍了一拍，輕輕對馬得烈說：

“有了，有了，老馬！我想出來了。就把框子邊上留着的玻璃片拆拆乾淨，光把沒有鏡片的框子帶上出去，豈不好麼？”

馬得烈聽了，也喜歡得什麼似的，一邊從床沿上站跳起來，一邊連聲的說：

“妙極，妙極！”

三十分鐘之後，穿着一身破舊洋服的馬得烈和只戴着眼鏡框子而沒有玻璃鏡片的詩人何馬，就在大世界的露天園裏闊步了。

這一天是三月將盡的一天暮春的午後，太陽晒得宜人，天上也很少雲障，大世界的遊人，比往常更加了一倍。薰風一陣陣的吹來，吹得詩人興致勃發。走來走去的走了一陣，他們倆就尋到了滿篤班的臺前去坐下。詩人擱起了腿，張大



了口，微微地笑着，一個斜駝的身子和一個截在短短的頸項上的歪頭，儘在合着了滴篤的拍子，向前後左右死勁的擺動。在這滴篤的聲中，他忘記了自己，忘記了旁邊也是張大了口在搖擺的馬得烈，忘記了剛纔打破而使他悲哀的鏡片，忘記了腎臟病，忘記了房東太太，忘記了大小各悲哀，總而言之，他這時候是——以他自己的言語來形容——譬如坐在奧連普斯山上，在和詩神們談心。

在這一個忘我的境界裏翱翔了不久，詩人好像又得了新的煙世披利純似的突然站了起來，用了很嚴肅的態度，對旁邊的馬得烈說：

“老馬，老馬，你來！”

兩隻手支住了司的克，張着嘴，搖着身子，正聽得入神的馬得烈，被詩人那麼一叫，倒吃了一驚。呆呆向正在從人叢中擠出去的詩人的圓背看了一會，他也只好立起來，追跟出去。詩人慢慢的在前頭踱，他在後頭跟，到了門樓上高塔下的那間二層樓空房的角裏，詩人又輕輕地很

神祕的回過頭來說：

“老馬，老馬，你來，到這裏來！”

馬得烈走近了他的身邊，詩人更向前後左右看了一周，看有沒有旁人在看着。他確定了四週的無人，就拉了馬得烈的手，仍復是很神祕的很嚴肅的對馬得烈說：

“老馬，老馬，請你用力向我的屁股上敲牠兩下！”

馬得烈弄得莫明其妙，只是張大了眼睛，在向他呆看。他看見了詩人眼睛上的那副只有框子而沒有玻璃的眼鏡，就不由自主的補的一聲嗤笑了出來。詩人還是很嚴肅很神祕的在擺着屁股，叫他快敲。他笑了一陣，詩人催了一陣，終究為詩人臉上的那種嚴肅神祕的氣色所屈服，就只好舉起手來，用力向詩人的屁股上撲撲的敲了幾下。

詩人被敲之後，臉上就換了一副很急迫的形容，匆匆的又對馬得烈說：

“謝謝，老馬，你身邊有草紙沒有？我……

我要出恭去。”

馬得烈向洋服袋裏摸索了一回，摸出了一張有一二行詩句寫着的原稿廢紙來給他。詩人匆忙跑下樓去大便的中間，馬得烈靠住了牆欄，在看底下馬路上正在來往的車馬行人。他看一陣太陽光下的午後的街市，又想一陣詩人的現在的那種奇特的行爲，自家一個人就呵呵呵呵的笑了起來。

原來詩人近來新患痔疾，當出恭之前，非要加上一種暴力，使肛門的神經麻痺一點，糞便排泄的時候，就非常之痛。等詩人大便回來，經了馬得烈的再三盤問，他纔很羞澀的把這理由講給馬得烈聽。這時候詩人的臉色已因大便時的刺痛而變了灰白，他的聽滴篤班的興致也似乎減了。慢慢地拖着腿走了幾步，他看看西斜的日腳，就催馬得烈說：

“老馬，時候已經不早了，我們回去罷！”

馬得烈朝他看了一眼，見了他那副眼鏡框子，正想再哄笑出來的時候，又想起了他的痔

瘡，和今天午後在扶梯頭朝天絆倒時的悲痛的叫聲，所以只好微笑着，裝了一副同情於他的樣子回答他說：

“好，我們回去罷！”

### 三 到街頭

#### 一

詩人何馬和馬得烈聽了滴篤班出來，立在大世界的門口步道沿上，兩隻眼睛同鷹虎似的光着突向眼鏡圈的外面，上半身斜伏出在腰上，駝着背，灣着腰，並立着腳，兩手捏緊拳頭，向後放在突出的屁股的兩旁，作了一個矢在弦上的形勢。彷彿是當操體操的時候，得了一個開快步跑的預令，最後的一個跑字還沒有下來的樣子，詩人的軀體在向東向西，伸直了短短的脖子，在很急速嚴密的注視探看。因為當這將晚的時候，外灘的各公司裏，剛關上門，所以愛多亞路的大道上來往的汽車一乘乘的接連不斷。生來胆子就柔和脆弱，同兔兒爺一樣的詩人何馬，又加上

以百四十斤內外的一個團團肉體，想於這汽車飛舞的中間，橫過一條大街，本來是大不容易的事情。結果我們這一位性急的詩人，放出勇氣，急急促促的運行了他那兩隻開步開不大的短腳，合着韻律的急迫原則地搖動他兩隻捏緊拳頭的手，同貓跳似的跑出去又跑回來跑出去又跑回來的跑了好幾趟。終竟是馬得烈歲數大一點，有了忍耐的修養，當何詩人在步道沿邊和大道中心之間在演那快步回還的趣劇的當中，他只突出屁股灣着腰，捏着拳頭，搖搏着眼睛，祇在保持着他那持滿不發的開快步跑的預備姿勢。

資本主義的利器，四輪一角的這文明的怪物，好像在和詩人們作對，何馬與馬得烈的緊張的態度，持續了三十分鐘之後，總能跑過到馬路的這一邊來，那時候天上的春星已經和詩人額上的汗珠一樣，一顆顆的在昏黃的空氣裏搖動了。

詩人何馬，先立住了腳，拿出手帕來揩了揩頭，很悲哀而緩漫的對馬得烈說：

“喂，老馬，你認不認得回家去的電車路？在這一塊地方，我倒認不清那一條路是走上電車站去的。”

馬得烈茫茫然舉着頭向四周望了一望，也很悲哀似的回答說：

“我，我可也認不得。”

二詩人朝東向西的走了一陣，到後來仍復走到了原地方的時候，方纔覺悟了他們自己的不識地理，何馬就回轉頭來對馬得烈說：

“老馬，我們詩人應該要有覺悟纔好。我想，今後詩人的覺悟，是在坐黃包車！”

馬得烈很表同情似的答應了一個“烏衣”之後，何詩人就舉起了他那很奇怪的聲音，加上了和讀詩時候一樣的抑揚，叫了幾聲：

“黃——汪——包車！”

詩人這樣的昂着頭唱着走着，馬路上的車夫，彷彿是以爲他在念詩，都只舉了眼睛朝他看着，沒有一個跑來來犯他們的買賣的，倒是馬得烈聽得不耐煩了，最後就放了他那沈重宏壯同牛叫

似的聲氣，“黃包車！”的大喝了一聲。

道旁的車夫和前面的詩人，經了這雷鳴似的一擊，都跳了起來。詩人在沒有玻璃的眼鏡框裏張大了眼睛，回轉身來呆立住了，車夫們也三五爭先的搶了拋來三角角子兩角洋細的在亂叫。

講了半天的價錢，又突破了一重包圍的難關，在車斗裏很安樂的坐定，苦力的兩隻飛腿一動之後，詩人的煙世披利純又來了。

“噢噢呵！我回來了，我的聖母！

我聽了一曲滴篤的高歌，噢噢呵！

我發了幾聲嗚呼，發了幾聲嗚呼！

.....”

正輕輕的在車斗裏搖着身體念到了這裏，車子在一箇燈火輝煌的三叉路口拐了灣，呼的一陣，從黃昏的暖空氣裏，撲過了一陣油炸臭荳腐的氣味來。詩人的肚裏，同時也咕嚕嚕的響了一聲。於是饑餓的實感，就在這“日暮歸來”的詩句裏表現出來了；

“噢噢呵，我還要吃一塊臭豆腐！”

本來是輕輕念着的這一首“日暮歸來”的詩句，因為實感緊張了，到末一句，他就不由自主的放大了聲音街口吐露了出來。高聲而又有抑揚的念完了這一句“我還要吃一塊臭豆腐”之後，他就接着改了平時講話的口調叫車夫說：

“喂，車夫，你停一停！”

并且又回轉頭來對馬得烈說：

“喂，老馬，我們買兩塊臭豆腐吃吃罷！”

這時候馬得烈也有點覺得餓了，所以就也叫停了車，向洋服袋裏摸出了兩角銀角子來交給已經下車立在那裏的何詩人。他們買了十幾塊火熱的油炸臭豆腐，兩人平分了，坐回車上，一邊被拉回家去，一邊就很舒徐的在綽拉綽拉的咀嚼。在車斗裏自自在在的側躺着身體，嘴啣着臭豆腐，眼看着花花綠綠的上海的黃昏市面，何詩人心裏却在暗想，“我這‘日暮歸來’的一首詩，倒變了很切實的為人生而藝術的作品了，啊啊，我這偉大的革命詩人！我索性把末世



詩人辭掉了罷，還是做革命詩人的好。”

## 二

二詩人日暮歸來，到了三江里的寓居之後，那位聖母似的房東太太早在電燈下擺好了晚餐，在等候他們了。

何詩人因為臭豆腐吃多了，晚餐的時候減了食量，只是空口把一碗紅燒羊肉吃了大半碗，因此就使馬得烈感到了不滿。但在聖母跟前，馬得烈又不敢直接的對詩人吆喝，因為怕她看穿他們的圈套，所以只好葛羅葛羅的在喉頭響了一陣之後，對何詩人說：

“喂，老……噢噢，大人，你為什麼吃飯的時候，老吃得那麼響？”

實在是奇怪得很，詩人當吃飯的時候，嘴裏真有一種特別的響聲發生出來。這時候詩人總是光着兩眼，目不轉睛的釘視住那碗他所愛吃的菜，一方面一筷一筷的同驟雨似的將那碗菜搬運到嘴裏去的中間，一方面他的上下對合攏

來的鮎魚嘴裏就會很響亮很急速的敲鳴出一種綽拉綽拉的響聲來，同唱秦腔的時候所敲的兩條棗木一樣。詩人聽了馬得烈的這一句批評之後，一邊仍舊是目不轉睛筷不停搬的綽拉綽拉着，一邊却很得意的在綽拉聲中微笑着說：

“噯噯，這也是詩人的特徵的一種。老馬，你讀過法國的文學家郎不嚙蘇的‘天才和吃飯’沒有？據法國郎不嚙蘇先生說，吃飯吃得響不響，就是有沒有天才的區別。”

詩人因爲只顧吃菜，並沒有看到馬得烈說話時候的同豬臉一樣的表情，所以以爲老馬又在房東太太面前在替他吹捧了，故而很得意的說出了這一箇證明來。其實郎不嚙蘇先生的那部書，他非但沒有看見過，就是聽見人家說的時候，也聽得不很清楚。馬得烈看出了詩人的這一層誤解，就又在喉頭葛羅葛羅的響了一陣，發放第二句話說：

“噯！噯噯，……大人，郎不嚙蘇，怕不是法國人罷！”

詩人聽了這一句話，更是得意了，他以為老馬在暗地裏造出機會來使他可以在房東太太面前表示他的博學；所以就停了一停嘴裏的綽拉綽拉，笑開了那張鮎魚大口，舉起了那雙在空的眼鏡圈裏光着的眼睛對房東太太看着說：

“老馬，怎麼你又忘了，郎不嚙蘇怎麼會不是法國人呢？他非但是法國人，他并且還是福祿對兒的接拜兄弟哩！”

馬得烈眼看得那碗紅燒羊肉就快完了，喉頭的葛羅葛羅和嘴裏的警告，對詩人都不能發生效力，所以只好三口兩碗的吃完了幾碗白飯，一個人跑上樓上亭子間去發氣去了。

詩人慢慢的吃完了那碗羊肉，把他今天在黃包車上所做的那首“日暮歸來”的革命詩念給了房東太太聽後，就舒舒泰泰的摸上了樓，去打亭子間的門去。

他篤洛篤洛的打了半天，房門老是不開，詩人又只好在黑暗裏彎下腰去，輕輕的舉起嘴來，很幽很幽的向鑰匙眼裏送話進去說：

“老馬！老馬！你睡了麼？請你把今天用剩的那張鈔票給我！”

詩人彎着腰，默默的等了半天，房裏頭總沒有回音出來。他又性急起來了，就又在房門上輕輕的篤洛了一下。這時候大約馬得烈也忍耐不住了罷，詩人聽見房裏頭息索息索的響了一陣。詩人正在把嘴拿往鑰匙眼邊，想送幾句話進去的中間，黑暗中却不提防鑰匙眼裏鑽出了一條細長的紙捻兒出來。這細長的紙捻兒越伸越長，牠的尖尖的頭兒却巧突入了詩人的鼻孔。紙捻兒團團深入的在詩人鼻孔裏轉了兩三箇圈，詩人就接連着哈嗶哈嗶的打了兩三個噴嚏。詩人站立起身，從鼻孔裏抽出了那張紙捻，打開來在暗中一摸，却是那張長方小小的中南紙幣。他在暗之又笑開了口，急忙把紙幣收起，拿出手帕來向嘴上的鼻涕擦了一擦乾淨，便亭銅亭銅的走下扶梯來，打算到街頭去配今天打破的那副洛克式的平光眼鏡去。

但是俗物的眼鏡舖，似乎都在欺侮詩人。他

向三江里附近的街上去問了好幾家，結果一塊大洋終於配不成兩塊平光的鏡片。詩人一箇人就私下發了氣，感情於是又緊張起來了。可是感情一動，接着烟世披利純也就來到了心頭，詩人便又拿着了新的妙想。“去印名片去！”他想，“一塊錢配不成眼鏡，我想幾百名片總可以印的。”因為詩人今天在洋車上發見了“革命詩人。”的稱號，他覺得“末世詩人”這塊招牌未免太舊了，大有更一更新的必要，況且機會湊巧，也可以以革命詩人的資格去做幾天詩官。所以靈機一動，他就決定把角上有“末世詩人”幾個小字印着的名片作廢，馬上去印新的有“革命詩人”的稱號的名片去。

在燈光燦爛的北四川路上走了一段。找着了一家專印名片的小舖子，詩人踏進去後，便很有詩意的把名片樣子寫給了舖子裏的人看。付了定錢，說好了四日後來取的日期，詩人就很滿足的走了出來。背了雙手，踏着燈影，又走了一陣，他正想在街上來往的人叢中找出一箇可以

獻詩給她的理想的女性來的時候，忽而有一家關上排門的店舖子的一張白紙廣告，射到他的眼睛裏來了。這一張廣告上面，有幾箇方正的大字寫着說：“家有喪事，暫停營業一星期。本店主人白”詩人停住了腳，從頭至尾的念了兩遍，歪頭想了一想，就急忙跑回轉身，很快很急的跑回到了那家他印名片的店中。

喘着氣踏進了那家小舖子的門，他抓住了一個伙計，就倉皇急促的問他說：

“你們的店主人呢？店主人呢？”

伙計倒駭了一跳，就進到裏間去請他們的老板出來。詩人一見到笑迷迷地迎出來的中年老板，馬上就急得什麼似的問他說：

“你們，你們店裏在這四天之內，會不會死人的？”

老板倒被他問得奇怪起來了，就對他呆了半晌，纔皺着眉頭回問說：

“先生，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詩人長嘆了一聲，換了一換喉頭接不過來的氣，

然後纔詳細的把剛纔看見的因喪事停業的廣告的事情說了出來，最後他又說明着說：

“是不是？假如你們店裏在這四日之內，也要死人的話，那豈不就誤了我的名片的日期了麼？”

店主人聽到這裏，纔明白了詩人的意思，就忽而變了笑容回答他說：

“先生；你別開玩笑啦，那裏好好的，四天之內就都會死的呢？你放心罷，日子總就誤不了。”

詩人聽了老板這再三保證的話，纔茲放下了心，又很滿足的踏出了店，走上了街頭。

這一回詩人到了街頭之後，却專心致志的開始做尋找理想的女性的工作了。他看見一個女性在走的時候，不管她是聖母不是聖母，總馬上三腳兩步的趕上前去，和這女性去並排走着，她若走得快，他也走得快一點，她若走得慢，他也走得慢一點，總裝出一副這女性彷彿是他的愛人的樣子來給旁邊的人看。但是不幸的詩人，

回回總是失望，當他正在竭力裝着這一個旁邊並走着的女性是他的愛人的樣子來給旁人看的時候，這一個女性就會於他不注意的中間忽然消失下去。結果弄得在馬路上跟來跟去來回跑走的當中詩人心裏只積下了幾箇悲哀和一條直立得很酸的頭頸；而理想的可以獻詩給她的女性，却一個也捉抓不着。最後他又失了望，悄悄地立在十字街頭嘆氣的時候，東邊却又來了一箇十分豔麗的二十來歲的女性。這一回詩人因為屢次的失望，本想不再趕上去和她並排走了，但是馮婦的慣性，也在詩人身上着了腳，他正在打算的中間，兩隻短腳却不由自主的跑了過去，又和她並了排，又裝成了那一副使旁人看起來彷彿是詩人在和他的愛人散步走路的神氣。因為失敗的經驗多了，詩人也老練了起來，所以這一次他在注意裝作那一種神氣給旁人看的時候，眼角上也時時顯及到旁邊在和他並走的女性，免得她在不知不覺的當中逃亡消失。這女性却也奇怪，當初她的臉上雖則有一種疑懼嫌惡



的表情露着，但看出了詩人的勇敢神妙的樣子以後，也就忽而變了笑容，一邊走着，一邊却悄悄的對他說：

“先生；你是上什麼地方去的？”

詩人一聽到這一種清脆的聲音，又向她的華麗的裝飾上下看了一眼，樂得嘴也閉不攏來，話也說不出了。她看了他這一副痴不像痴傻不像傻的樣子，就索性放大了喉嚨，以拿着皮口袋的右手向前面的高樓一指說：

“我們上酒樓去坐坐談談罷！”

詩人看見了她手裏捏着的很豐滿的那隻裝錢口袋，又看見了那高樓上的點得紅紅綠綠的房間，就話也不回一句，只是笑着點頭，跟了她走進店門走上樓去。

店樓上果然有許多紳士淑女在那裏喝酒猜拳，詩人和女性一道到一張空桌上坐下之後，他就感到了一層在飲食店中常有的那種熱氣。悄悄地向旁邊一看，詩人忽看見在旁邊桌上圍坐着的四位喝得酒醉醺醺的紳士面前，各擺着了

一杯泡沫漲得很高的冰淇淋曹達，中間却擺着一盤很紅很熱很美觀的蕃茄在那裏。詩人正在奇怪，想當這暮春的現在，他們何以會熱得這樣，要取這些夏天纔吃的東西，那女性却很自在的在和伙計商定酒菜了。

詩人喝了幾杯三鞭壯陽酒，吃了幾碗很鮮很貴的菜後，頭上身上就漲熱了起來，他的話也接二連三的多起來了。他告訴她說，他姓何，是一位革命詩人，他已經做了怎麼怎麼的幾部詩集了，并且不久就要上外國去做詩文專修大學的校長去。他又說，今天真巧，他會和她相遇，他明天又可以做一部“伊利亞拉”來獻給她，問她願意不願意。那女性奉贈了他許多讚語，並且一定要他即席做一首詩出來做做今晚的紀念，這時候詩人真快樂極了。她把話停了一停，隨後就又問詩人說：

“何詩人，你今晚上可以和我上大華去看跳舞麼？你若可以為我拋去一兩個鐘頭的話，那我馬上就去叫汽車去。”

詩人當然是點頭答應的，並且樂得他那張闊長的嘴，一直的張開牽連到了耳根。她叫伙計過來，要他去打電話說：

“喂！你到底下去打一箇電話，叫 Dodge Garage 的 Manager Mr. Strange 放一輛頭號的Hupmobile 過來。”

那伙計聽了這許多外國字，念了好幾遍，終於念不出來，末了就只好搖搖頭說：

“太太自家去打罷，電話在樓下販房的邊上。”

她對伙計笑罵了一聲蠢才，就只好自己拿了皮口袋立起身來走下樓去。

詩人今晚上有了這樣的奇遇，早已經是樂得不可言說的了，又加上了幾杯三鞭壯陽酒的薰蒸，更覺得詩興勃發，不能抑遏下去。乘那位女性下樓去打電話的當中，他就光着眼睛，靠着桌子，亨亨的念出了一首卽席的詩來

“噯噯，坐一隻黑潑麻皮兒，  
做一首“伊利亞拉”詩，

喝一杯三鞭壯陽酒，

“噯噯，我是神仙呂祖的乾兒子。”

他亨着念着，念了半天，那理想的女性終於不走上來，只有前回的那個伙計却拿了一張賬單來問他算賬了。

詩人翻白了眼睛，噯噯噯噯的喀嗽了幾聲，停了一會，把前面呆呆站着的伙計一推，就跳過了一張當路擺着的凳子，想乘勢逃下樓去。但逃不上幾步，就被伙計拉住了後衣，叫喚了起來。四面的客人都擠攏來了，伙計和詩人就打作了一堆，在人叢裏亂滾亂跳。這時候先前在詩人桌旁吃冰淇淋曹達的四位醉客，也站起來了。見了詩人的這一種行爲，都抱了不平，他們就拿杯子的拿杯子，拿蕃茄的拿蕃茄，一個個都看準了詩人的頭面，拍拍的將冰淇淋和蕃茄打了過去。於是冰淇淋的黃水，曹達水的泡沫，和蕃茄的紅汁，倒滿了詩人的頭面。詩人的顏面上頭髮上，淋成了一堆一堆的五顏六色的汁水，看過去像變了一張鬼臉。他眼睛已被粘得緊緊掙不開來了。當

他東跌西碰，在人叢中摸來摸去的當中，這邊你也一脚，那邊我也一腿的大家在向他的屁股上踢，結果弄得詩人只閉着眼睛，一邊跳來跳去的在逃避，一邊只在啊唷啊唷的連聲亂叫。

（一九二八年三月五日）

原书空白页

## 故 事

聽說外國人的稱中國作“支那”，是因爲大秦的威力的遠播。Chin拚起來是秦字的聲音。而拉丁字的地名等末尾，老要加一個A字，所以秦字就一轉而作了“支那”。這考據的的確不的確，暫且不去管牠。但因爲想到了秦字，所以想將秦朝的有一宗故事來說給大家聽聽。

秦國本來是專講究武器，年年不斷地招募新兵，看百姓不值一錢，只將百姓的辛苦勞力全部壓榨出來，祇用到打仗殺人等事情上去的一

箇國家。

惡人強橫霸道，在這世上是只會興盛起來的。所以秦國因牠的武器，因牠的兵力，因牠的種種殘酷的詭計，就成了中國一統的大國了。代表這強橫霸道的大國的，是一箇秦始皇。他非但想把同時代的異己者，殺得乾乾淨淨，他并且對於後世千年萬年的不附己的人類，也同時想殺得個寸草不留。所以他於統一中國之後，就把全中國的讀書人收集了攏來，一刀一箇，不問理由，不問皂白，只是同割草似的殺過去。因為有人告訴他說，讀書人是最不好指使，最容易起不平，最能把那些如牛似馬的農人呀，工人呀等挑撥起來的一種動物。這告訴他以這些事情的，當然也是催把讀書人，他們的所以要獻這計的原因，就因為想討討秦始皇的好，一面也可以將同行者殺盡，而自己等能夠得到專賣的利益。獻計者的周到，真可以說是無微不至。他們教秦始皇殺盡了千千萬萬的讀書動物之外，還要把凡是這些讀書動物所做所刻所寫的東西，都拿來燒



成了灰。因為這些東西不燒了，百姓是依舊會感到不平，感到不公，要蹶蹶起來的。這些東西若不燒了，後來的子子孫孫，依舊會搖頭擺尾的變成讀書的動物的。

費了這種種苦心，做了這種種把戲之後，秦始皇滿足了，以為以後的牛馬似的百姓是再也不會聰明起來，而這天下就可以長長久久的由他及他的子孫享受過去了。教秦始皇做這些事情的讀書人也滿足了，以為以後的中國，說起讀書人就只有他們一家，百姓中間，就只有他們幾箇是最聰明的了。

秦始皇和這幾箇讀書人就放大了胆，要幹什麼就幹什麼，要百姓出多少錢就出多少錢，要殺幾箇人就殺幾箇人就殺幾箇人。百姓果然不敢響了，在路上走路的時候，也不敢互相看一眼。家家戶戶每家有幾箇人就老早去預備好幾口棺材放在那裏。因為幾時被皇帝來殺是決不定的，所以他們箇箇都生也還沒有生着，就在那裏預備死了，而實際上像他們那樣的活着，也還是死

了的好，還不如死了倒舒服些。

但是秦始皇和他的幾個專賣的讀書人似乎也是人，不是別的東西，因為想千年萬年活過去的他們，也只上了一回一箇茅山道上的當，終於做不成神仙，終於一箇一箇的死掉了。他們死了之後，國內的許多許多還沒有被他們殺了的百姓——自然是殺不盡的，因為無論如何，百姓總是絕對多數，殺了一半，總還有一半剩落，再殺一半的一半，也總還有一半的一半剩落，殺到最後，這剩落的總還是大多數者——就想動起手來。於是就有一箇比秦始皇更厲害，殺人殺得更多的人出來了。他四方八面殺了一陣之後，實在覺得殺也殺不盡這許多的。所以就想了一箇計策出來，好省他許多力氣。他教百姓若完完全全能夠聽他的話的時候，他就可以不殺他們。所以他就在大家的面前，牽過一隻鹿來，教大家說，這是馬。若有人敢說一聲不是的，當然是一刀。可是他雖則看見大家都在說這是馬，這是馬，這不是鹿，而由他的聰明的眼睛看將起來，覺得大

家的贊聲都是空虛而在那裏發抖的。所以他又大聲的怒叫着說，你們不承認麼？你們敢反對麼？你們能夠證明這不是馬麼？聽了他這怒叫，大家是嚇得魂靈兒也沒有的了，又那一箇敢出來證明呢？

可是在大家的中間，自然是有又聰明又能幹的也是專賣的讀書人的子孫混着的，這幾箇專賣的讀書人，就乘此機會，出來活動了。第一他們就先對大家說：“這是馬，這不是鹿，我可以證明。”說着他們就去牽幾隻馬出來，指給大家看，一邊重新高喊着說：“這纔是鹿哩！這纔是鹿哩！你們誰能夠否認我這證明，而出來證明這不是鹿的麼？”當然是沒有人敢出來證明的。然而光是空玩玩這套把戲，他們還是不滿足的，所以他們還要硬指出幾箇人出來，說是這幾箇人否認了他們的證明，

時間一年一年的過去了，秦始皇也一箇一箇的換過了。專賣的讀書人，尤其是一代一代的聰明起來了。於是，結果，被殺的百姓，也就一次

一次的增加了。

現在是什麼朝代，我不曉得，我只曉得上面所說的彷彿是秦朝的，彷彿也是秦朝以後一直一直傳下來直傳到了現在的故事。

一九二八年十月作

## 逃 走

(原名孟關盆會)

圓通菴在東山的半腰。前後左右參差掩映着的竹林老樹，岩石蒼苔等，卻像中國古畫裏的花青赭石，點綴得雖很凌亂，但也很美麗。

山脚下是一條曲折的石砌小道，向西是城河，雖則已經枯了，但秋天的實實正在的一點蘆花淺水，却比什麼都來得有味兒。城河上架着一根石橋，經過此橋，一直往西，可以直達到熱鬧的E市的中心。

半山的落葉，傳達了秋的消息，幾日間的涼意，把這小小的F市也從暑熱的昏亂裏喚醒了轉來，又是市民舉行盂蘭盆會的時節了。

這一年圓通菴裏的盂蘭盆會，特別的盛大，因為正和新塑的一尊韋馱佛像開光併合在一道。菴前牆上貼在那裏的那張黃榜上寫着有三天三夜的韋馱經懺和一堂大施餓鬼的平安儀口。

新秋七月初旬的那天晴朗的早晨，交錯在F市外的幾條桑麻野道之上，便有不少的善男信女，提着香籃，套着黃袋，在赴圓通菴去參與勝會，其中尤以年近六十左右的老婦人為最多。

在這一羣虔誠的信者中間，夾着在走的，有一位體貌清癯，頭髮全白，穿着一件青竹布衫藍夏布裙，手裏支着一枝龍頭木杖的老婦人。在她的面前，有一位十二三歲的清秀的孩子，穿了一件竹布長衫，提着香籃，在作她的先導。她似乎是本地的稻紳人家的所出，一路上來往的行人，

見了她和她招呼問答的很多很多。她立住了腳在和人酬應的中間，前面的那小孩子，每要一個人遠跑開去，這時候她總放高了柔和可愛的嗓音叫着：

“澄兒啊！走得那麼快幹什麼？”

於是被叫作澄兒者，總紅着臉，馬上就立下來靜站在道旁等她慢慢的到來。

太陽已經很高了，野路上搖映着桑樹枝的碎影。淨碧的長空裏，時時飛過一塊白雲，野景就立刻會變一變光線，高地和水田中間的許多綠色的生物，就會明一層暗一層的移動一回。樹枝上的秋蟬也會一時噤住不響，等一忽再一齊放出聲來。

這一次澄兒又被叫了，他就又靜站在道旁的野草中間等她。可是等她慢慢的走到了他面前的時候，他却臉上露着了一臉不耐煩的神氣，光着了他黑晶晶的兩隻大眼對她說：

“奶奶！你走得快一點罷，少和人家說幾句話，我的兩隻手提香籃已經提得怪酸痛

了。”

說着他就把左手提着的香籃換入了右手。他的奶奶——祖母——聽了他這怨聲，心裏也似乎感到了痛惜他的意思，所以就作了滿臉慈和的笑容安撫他說：

“乖寶，今天可難爲你了。”

走到將近石橋旁邊的三叉路口的時候，澄兒偶然舉起頭來，在南面的那條沿山的小道上，遠遠却看見了一位額上披着黑髮，皮膚潔白，衣服很整潔的小姑娘也在向着到圓通菴去的大道上走。在這小姑娘前面走着的，他一眼看了就曉得是她家裏的使喚丫頭，後面慢慢跟着的，當然是她的母親。澄兒的心跳躍起來了，臉上也立時漲滿了血潮。他伏倒了頭，加緊了脚步，拚命的往石橋上趕，意思是想跑上她們的先，追過她們的頭，不被她們看見這一種窘狀。趕走了十幾步路，果然後面他的祖母又叫起他來了，這一回他却不再和從前一樣的柔順，不再靜站在道旁等她了，因爲他心裏明明知道，祖母又在和陶家



的寡婦談天了，而這寡婦的女兒小蓮英哩，却是使他感到窘迫的正因。

他急急的走着，一而在他昏亂的腦裏，却在溫尋他和蓮英見面的前後幾回的情景。第一次的看到蓮英，他很明細地記着的，是在兩年前的春天午後的。他剛從小學校放學出來，偶爾和幾位同學，跑上了輪船碼頭，想打那裏經過之後，就上東山前的雷祖殿去閑耍的，可是汽笛叫了兩聲，晚輪船正巧到了碼頭了，幾位朋友就和他一齊上輪船公司的碼頭岸上去看了一回熱鬧。在這熱鬧的旅客叢中，他突然看見了這一位年紀和他相仿，頭上梳着兩隻丫髻，皮膚細白得同水磨粉一樣的蓮英。他看得瘋魔了，同學們在邊上催他走，他也沒有聽到。一直到旅客走盡，蓮英不知走向了什麼地方去的時候，他的同學中間的一個，拉着他的手取笑他說：

“喂！樹澄！你是不是看中了那個小姑娘了？要不要告訴你一個仔細？她是住在我們間壁的陶寡婦的女兒小蓮英，新從上海

她叔父那裏回來的。你想她麼？你想她，我就替你做媒。”

聽到了這一位淘氣同學的嘲笑，他纔同醒了夢似的回復了常態，漲紅了臉，和那位同學打了起來。結果弄得雷祖殿也沒有去成，他一個人就和他們分了手跑回到家裏來了。

自從這一回之後，他的想見蓮英的心思，一天濃似一天，可是實際上的他的行動，却總和這一個心思相反。蓮英的住宅的近旁，他絕跡不敢去走，就是平時常常進出的那位淘氣同學的家裏，他也不敢去了。有時候到了忍無可忍的時候，他就在昏黑的夜裏，偷偷摸摸的從家裏出來，心裏頭一個人想了許多口實，路線繞之又繞，捏了幾把冷汗，鼓着勇氣，費許多顧慮，纔敢過她的門口走過一次。這時候他的偷視的眼裏所看到的，只是一道灰白的圍牆，和幾口關閉上的門窗而已。可是關於她的消息，和她家裏的動靜行止，他却自然而然不知從那裏得來地聽得十分的詳細。他曉得她家裏除她母親而外，只有

一個老傭婦和一個使喚的丫頭。他曉得她常要到上海的她叔父那裏去住的。他曉得她在F市住着的時候，和她常在一道玩的，是那幾個女孩。他更曉得一位他的日日見面，再熟也沒有的珍珠，是她的最要好的朋友。而實際上有許多事情，他却也是在裝作無意的中間，從這位珍珠那裏聽取了來的。不消說對珍珠啓口動問的勇氣，他是沒有的，就是平時由珍珠自動地說到蓮英的事情的時候，他總要裝出一臉毫無興趣絕不相干的神氣來，而在心裏呢，他却只在希望珍珠能多說一點陶家家裏的家庭瑣事。

第二次的和她見面，是在這一年的九月，當城隍廟在演戲的晚上。他也和今天一樣，在陪了他的祖母看戲。他們的座位却巧在她們的前面，這一晚弄得他眼昏耳熱，和坐在針氈上一樣，頭也不敢朝一朝轉來，話也不敢說一句。昏昏的過了半夜，等她們回去了之後，他又同失了什麼珍寶似的心裏只想哭出來。當然看的是什麼幾齣戲，和那一晚是什麼時候回來的那些事情，他是

茫然想不起來了。

第三次的相見，是去年的正月裏，當元宵節的那一天早晨，他偶一不慎，竟跟了許多小孩，和一羣龍燈樂隊，經過了她的門口。他雖則在熱鬧亂雜之中瞥見了她一眼，但當他正行經過她面前的時候，却把雙眼朝向了別處，裝作了全沒有看見她的樣子。

“今天是第四次了！”他一邊急急的走着，一邊就在昏亂的腦裏想這些過去的情節。想到了今天的逃不過的這一回公然的相見，他心裏又起了一種難以名狀的苦悶。“逃走罷！”他想，“好在圓通菴裏今天人多得很，我就從後門逃出，逃上東山頂上去罷！”想定了這一個逃走的計策之後，他的脚步愈加走得快了。

趕過了幾個同方向走去的香客，跑上山路，將近菴門的臺塔的時候，門前站着的接客老道，早就看見了他了。

“澄官！奶奶呢？你跑得那麼快趕什麼？”聽到了這認識的老道的語聲，他就同得了救的

遇難者一樣，臉上也自然而然的露了一臉笑容。俗上了幾步，將香籃交給了老道，他就喘着氣，匆促地回答說：

“奶奶後面就到了，香籃交給你，我要上山去玩去。”

這幾句話還沒有說完，他就擠進了菴門，穿過了大殿，從後面一扇朝山開着的小門裏走出了菴院，打算爬上山去，躲避去了。

F.市是錢塘江岸的一個小縣城，市上倒也有三四千戶人家。因為江流直下，到此折而東行，所以在往昔帆船來往的時候，F.市却是一個停船暫息的好地方。可是現在輪船開行之後，F.市的商業却凋敝得多了。和從前一樣地清麗可愛的只是環繞在F.市周圍的舊日的高山流水。實在這F.市附近的天然風景，真有秀逸清高的妙趣，決不是離此不遠的濃豔的西湖所能比得上萬分之一的。一條清澄徹底的江水，直瀉下來，到F.市而轉換行程，彷彿是南面來朝的千軍萬馬。沿江的兩岸，是接連不斷的青山，和逼長

看楊柳桃花的沙渚。大江到岸，曲折向東，因而江心開暢，比揚子江的下流還要遼闊。隔岸的烟樹雲山，望過去漂渺虛無，只是青青的一片。而這前面臨江的F市哩，北東西三面，又有蜿蜒似長蛇的許多山嶺圍繞在那裏。東山當市之東，直衝在江水之中，由隔岸望來，絕似在臥飲江水的蛟龍的頭部。滿山的岩石，和幾叢古樹裏的寺觀僧房，又絕似蛟龍頭上的鬚眉角鼻，各有奇姿，各具妙色。東山迤邐北延，愈進愈高：連接着插入雲峯的舒姑山嶺，兀立在F市的北面，却作了擋住北方烈悍之風的屏障。舒姑山繞而西行，像一具長弓，弓的西極，迴過來遙遙與大江西岸的諸峯相接。

像這樣的一個名勝的F市外，寺觀菴院的毗連興起原是當然的事情。而在這些南朝四百八十的古寺中間，樓臺建築得比較完美的，要算東山頭上高臨著江渚的雷祖師殿，和殿後的恆濟仙壇，與在東山西面，靠近北郊的這一個圓通菴院。

樹澄逃出了菴門，從一條斜側的小道，慢慢爬上山去。爬到了山的半峯，他聽見脚下菴裏亭銅亭銅的鐘磬聲響了。漸爬漸高，爬到山脊的一塊岩石上立住的時候，太陽光已在幾棵老樹的枝頭，同金粉似的洒了下來。這時候他胸中的跳躍，已經平穩下去了。額上的珠汗，用長衫袖子來擦了一擦，他又回頭來向西望了許多時候。脚下圓通菴裏的鐘磬之聲，愈來愈響了，看將下去，在菴院的瓦上，更有幾縷香烟，在空中飛揚繚繞，雖然是很細，但却也很濃。更向西直望，是一塊有草樹長着的空地，再西便是F市的萬千烟戶了。太陽光平晒在這些草地屋瓦和如髮的大道之上，野路上還有絡繹不絕的許多行人，如小動物似的拖了影子在向圓通菴裏走來。更仰起頭來從樹枝裏看了一忽茫蒼無底的青空，不知怎麼的一種莫名其妙的淡淡的哀思，忽然拂上了他的心頭。他想哭，但覺得這哀思又沒有這樣的劇烈，他想笑，但又覺得今天的遭遇，並不是快樂的事情。一個人呆呆的在大樹下的岩石

上立了半天，在這一種似哀非哀，似樂非樂的情懷裏懊惱了半天，忽兒聽見山下半峯中他所剛纔走過的小徑上又有人語響了，他纔從醒了夢似的急急跑進了山頂一座古廟的壁後去躲藏了。

這裏本來是崎嶇的山路，並且又徑仄難行，所以除樵夫牧子而外，到這山頂上來的人原是很很少。又因為幾月來夏雨的澆灌，道旁的柴木，也已經長得很高了。他聽見了山下小徑上的人語，原看不出是怎樣的人，也在和他一樣的爬山望遠的，可是進到了古廟壁後去躲了半天，也並沒有聽出什麼動靜來。他正在笑自己的心虛，疑耳朵的聽覺的時候，却忽然在他所躲藏的壁外窗下，有一種極清晰的女人聲氣在說話了。

“阿香！這裏多麼高啊，你瞧，連那奎星閣的屋頂，都在腳下了。”

聽到了這聲音，他全身的血液馬上就凝住了，臉上也馬上變成了青色。他拚住氣息，更把身子放低了一段，可以不使窗外的人看見聽見，



但耳朵裏他却只聽見自己的心臟鼓動得特別的響。咬緊牙齒把這同死也似的苦悶忍抑了一下，他聽見阿香的地步，走往南去了，心裏倒寬了一寬。又靜默捱忍了幾分如年的時刻，他覺得她們已經走遠了，才把身體挺直了起來，從瓦輪窗的最低一格裏，向外望了出去。

他的預算大錯了，離窗外不遠，在一棵松樹的根頭，蓮英的那個同希臘石刻似的側面，還靜靜地呆住在那裏。她身體的全部，他看不到，從他那窗眼裏窺去，他只看見了一頭黑雲似的短髮和一隻又大又黑的眼睛。眼睛邊上，又是一條雪白雪白高而且狹的鼻樑。她似乎是在看西面市內的人家，眼光是迷離浮散在遠處的，嘴唇的一角，也包得非常之緊，這明明是帶憂愁的天使的面容。

他凝視着她的這一個側面，不曉有多少時候，身體也忘了再低伏下去了，氣息也吐不出來了，苦悶，驚異，怕懼，懊惱，凡一切的感情，都似乎離開了他的軀體，一切的知覺，也似乎失掉

了。他只同在夢裏似的聽到了一聲阿香在遠處叫她的聲音，他又只覺得在他那當眼的世界裏，那個側面忽兒消失了。不知她去遠了多少時候，他的睜開的兩隻大眼，還是呆呆的睜着在那裏，在看山頂上的空處。直到一陣山下菴裏的單敲皮鼓的聲音，隱隱傳到了他的耳朵裏的時候，他的神思纔恢復了轉來。他撇下了他的祖母，撇下了他祖母的香籃，撇下了中午圓通菴裏饗客的豐盛的素齋菜實，一出那古廟的門，就同患熱病的人似的一直一直的往後山一條小道上飛跑走了，頭也不敢回一回，腳也不敢息一息地飛跑走了。

一九二八年九月作

## 紙幣的跳躍

絕大的一輪旭日從東面江上濃濃地昇了起來，江面上浮漾在那裏的一江朝霧，減薄了幾分濃味。澄藍的天上疏疏落落，有幾處只淡灑着數方極薄的晴雲，有的白得像新摘的棉花，有的微紅似美婦人臉上的酡酡的顏色。一縷寒風，把江心的霧網吹開，白茫茫的水面，便露顯出三兩隻葉樣的漁船來。朝陽照到，正在牽絲舉網的漁人的面色，更映射得赭黑鮮明，實證出了這一批水上居民在過着的健全的生活。

昨晚上剛從遠道歸來，晚飯的時候陪他母親喝酒，却醉到了好處，雖然有點動了傷感，但隨後終究好舒適地熟睡了一晚的文樸，這時候也曷亨曷亨地在厚棉被裏咯醒了。他全身抽動着咯了幾聲，向枕邊預備在那裏的痰盒內吐了一口帶血帶灰的粘重的濃痰，慢慢伸出手來把一面的帳子鈎起，身體往上一移，將腰部斜靠上了床頭安置着高的枕，從高樓上臨江的那扇玻璃窗裏，拋眼向外面一望，就看見了一幅兒時見慣，但有多年不曾看到的，和平美麗，初冬江上的故里清晨的朝景。

“啊啊！………………”

不由自主地發了這一聲也像是咯後的餘波，也像是美景的激賞的感嘆詞之後，那一臉悲涼的微笑，又在他的油膩得很厚的臉上呈露了出來。

“踏遍中華窺兩戒，無雙畢竟是家山！”

靜看了一會，帶着呵欠，微微地擁鼻哼了兩聲，他的肩上也披上了那套蓋在被上的絮袍夾襖，從絮袍袋裏他又摸出了一支吉士牌煙捲來點火吸

上。

將上半身靠向了床欄，呆瞪着兩眼，長長地把煙呼了一口，又慢慢地尖着嘴向前面舒的吐出了一口白色的煙氣，他的朦朧的心裏，無端竟釀起了一陣極平靜極淡寞的傷痛的哀感。不過你若問他，這究竟是爲了什麼，那這時候怕連他自己，也不能夠直截了當地說出他所以要傷痛的原因來。使他傷痛的原因，似乎是很多很多，自從他有記憶以來，一直到今朝挨着病醒轉在故鄉的臥床上的此刻爲止，二十七八年間，他所遭遇着的，似乎只是些傷痛的事情的連續。他的腦裏，心裏，鋪填在那裏的，似乎只是些悲哀的往事的回思。但是這些往事，都已昇華散淨，凝成了極純粹，極細緻的氣體了。表面上包裹在那裏的，只有一層渾圓光滑，像包裹在烏雞白鳳丸之類的丸藥外面的薄薄的蠟衣。這些往事，早已失去了發酵，沸騰，噴發，爆裂的熱力了；所以表面上流露着的只是沈靜，淡寞。和春冰在水面上似的絕對的無波。他的這時候的內心心狀，天上地

上，實在也只有他一個人知道。若有第二個人出來，向他動問，問他“你是在傷痛麼？”的時候，說不定他竟會含笑而不言，搖着頭，眯着眼，心裏很滿足似地否認你這問話的無根的。可是當他把第一口煙吸進又吐出的中間，他的心裏却確在朦朧地，沈寂地，感觸着傷感。

慢慢地長吁出了這第一口煙氣之後，那枝鬆鬆捲着的吉士牌却在他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之間停駐了好一會，一截芝蔴色的煙灰無聲地掉在他的袖上了。重新將右手舉起，深沈地又吸進第二口的時候，一陣狂嘔，却忽然間逆煙冒出，衝破了他的周圍的靜默。睡在後房的他的老母，這時候早已尋聲而至，篤篤的走進了他的臥室。

“撲！你怎麼會嘔得如此之兇？聽說你在吐血，現在可有血咯了出來？”

今天早晨的她的這柔和的問語，聽起來却滿含着無限的愛惜之情。——呵呵，母子終究還是母子——一邊還在嘔着，一邊已在腦裏這樣想到的時候，他的漲紅的臉上，却早已縱橫流滿了因

狂嘯而出來的眼淚。

“曷赫——曷赫——娘！——曷赫——不，  
——不——不要緊的。——我——我——  
因為現在抽了一口烟。——烟——本來是  
不該抽的。——昨天晚上，在火車上無聊  
不過，向茶房買了這一包，以後想不再抽  
了。”

她又走近了一步，把擺在他枕旁的痰盒拿  
起，伏下了白髮蓬鬆的頭，向玻璃窗的外光裏仔  
細看了一回，就旋轉身來，繃緊了眉頭深深對他  
說。

“僕！這可不對哩，你要馬上去治好牠  
纔行。東梓關的徐竹園先生，是治這病出名  
的，你起來，就搭輪船去罷，去看看開了一  
個方來，馬上治好了牠。”

“娘！您放心罷，我想上醫院去治，這  
病是不十分要緊的，吃中藥怕有點粘牽。”

“徐竹園先生，你總該知道罷？我去年  
咯血的時候，也是他來醫好的。”

“他，好當然是很好的，可我終有點放心不過中醫。”

“什麼話呢！快起來，噢，快起來。搭早班輪船去是很便的，從這裏到東梓關橫豎總只有三四十里路程。”

她的這聲氣口吻，完全還是二十幾年前當文樸的幼年她在哄騙着他的模樣。

“娘！您放心罷，我會到杭州上海的外國醫院裏去醫，這病本來是沒有什麼要緊的。”

“不，不，你還是快些起來，今天就去，上竹園先生那裏去一趟求。”

說着她就伸手向她自己的幾層衣服裏面的一件貼身小襖袋裏摸索了半響，從這裏衣袋的夾層底裏，她却取出了一箇纏得很周到的黑緞小鈔袋來。小心翼翼地移動着顫抖的手，打開鈔袋，從裏面取出了兩張簇新的興業銀行五元紙幣，她就又走近了半步，伸着這捏着紙幣的枯手向文樸懷裏一撲說：



“撲，我也曉得你的，大約你是盤纏用完了罷？這，這你先拿去用，先去徐先生那裏開一箇方兒來，藥也順便就在徐先生的春和堂裏抓了，今晚上就在竹園先生那裏過夜，煎服一帖，等明朝轉一箇方，抓了藥，回來再來煎服。”

文樸也伸出了一隻左手，捏住了她那隻握着還有點溫熱的紙幣的枯手，舉眼呆望着她，急切地說：

“娘！這，這算什麼？我，我雖則沒出息，只當了一箇學校的窮教員，沒有錢寄回家來給您老人家享福，可是，可是，上東梓關去的一點路費，和配藥的幾箇錢是還，還有在這裏哩。”

“噯，別說了罷，病總要先治好了牠。等你好了之後，也可以寄回來還我的。”

文樸輕輕地把她的手捏了捏緊往外推了一推，她也順勢把手鬆了一鬆，兩張簇新的紙幣就撲簌的掉落在他的被面之上。她向文樸作了一

臉哭也似的苦笑，急促地說了一句“你今天就去罷！”背轉身馬上就走向外房去了。文樸聽她的腳聲一步一步的遠了開去，一間兩間的走過了幾間空的臥房，一級一級的走下了樓梯。太陽光從玻璃窗的側面射進了房來，照到了文樸的臥床帳子的上面。

他一箇人還是呆呆的披着絮袍在被窩裏坐着，靜默的腦子裏却有許多的想頭在那裏斷續地排列。左右隣近的人在背後對他娘的苛刻的批評說，她是如何如何的鄙吝，如何如何的不拔一毛；她老人家自己的實在也是太過分了的節儉的樣子，連一碗新烹的蔬菜都不忍下箸的行爲；和昨晚上酒後，她責備他自己無錢寄回家來的一段對話，他都一一的回想起來了。想到了最後，他的兩隻呆注在被上的眼裏，忽而看見有許多重疊的紅藍新紙幣在被面上跳躍。因爲太陽已經射進了床裏他的被上，紙幣高頭也照上了一條光線，而她的頰上却同時也同散珠斷了線似的溢流出了幾顆亮晶晶的大淚來，在那裏折

光返射的緣故。

這短篇，是作者在四五年前發表過的（在寒灰集裏）“烟影”的續篇。讀此篇者，希望同時也能去取出那一篇來重讀一回。

一九三〇年七月作者附記

原书空白页

## 在寒風裏

上

“老東家——你母親——年紀也老  
了，這一回七月裏你父親做七十歲陰壽的  
時候，他們要寫下分單來分定你們弟兄的  
產業。帖子早已發出，大娘舅，二娘舅，陳家  
橋的外公，范家村的大先生，阿四老頭，都  
在各幫各親人的忙，先在下棋佈局，爲他們  
自己接近的人出力。你的四位哥哥，也在日  
日請酒探親，送禮，拜客。和尚，我是曉得你

對這些事情都不願意參預的，可是五嫂同她的小孩們，將來教她們吃什麼呢？她們娘家又沒有什麼人，族裏的房長家長，又都對你是不滿意的，只有我這一個老不死，雖在看不過他們的黑心，雖在日日替你和五嫂抱不平，但一個老長工，在分家的席上，那裏有一句話分。所以無論如何，你接到這一封信後，總要馬上回來，來趕七月十二日那一天陰壽之期。他們那一羣豺狼，當了你的面，或者也會客氣一點。五嫂是曉得你的脾氣，知道你不耐煩聽到這些話的，所以教我信也不必去發。但眼見得死了的老東家最痛愛的你這一房，將來要弄得飯都吃不成，那我也對不起死了的老東家你的父親，這一封信是我私下教東門外的測字先生寫的，怕你沒回來的路費，我把舊年年底積下來的五塊錢封在裏頭，接到這一封信之後，請你千萬馬上就回來。”

這是我們祖父手裏用下來的老僕長生寫給

我的那封原信的大意。但我的接到這信，是剛在長江北岸揚州城外的一個山寺裏住下的時候，已在七月十二那一天父親的陰壽之期之後了。

自己在這兩三年中，輾轉流離，老是居無定所。尤其是今年入春以後，因為社會的及個人的種種關係，失去了職業，失去了朋友親戚還不算稀奇，簡直連自己的名姓，自己的生命都有失去的危險，所以今年上半年中遷徙流寓的地方比往常更其不定，因而和老家的一段藕絲似的關係也幾乎斷絕了。

長生的那封用黃書紙寫的厚信封面上，寫着的地址原是我在半年以前住過一個多月的上海鄉下的一處地方。其後至松江，至蘇州，至青島，又回到上海，到無錫，到鎮江，到揚州，直到陰歷的八月盡頭方在揚州鄉下的那山寺裏住下，打算靜息一息之後，再作雲遊的計劃的，而秋風涼冷，樹葉已蕭蕭索索地在飛掉下來，江北的天氣，早就變成了殘秋的景象了，可憐忠直的長生的那封書札，也像是有活的義勇的精神保

持着的样子，爲追趕我這沒出息的小主人的原因，也從自南而北，自北而南，不知走盡了幾千里路，這一回又自上海一程一程的隨車北上，直到距離他發信之日有兩個多月的時間之後，方纔到了我的手裏。信封面上的一張一張的附箋，和因轉遞的時日太久而在信封上自然發生的一條一條的縷痕，都像是那位老僕的訥訥吐說不清的半似愛惜半似責難的言語，我於接到他那封厚信的時候，真的感到了一種不可以命名的怯懦，有好一晌不敢把牠拆打開來閱讀牠的內容。

對信封面呆視了半天，心裏自然而然的湧起了許多失悔告罪之情，又朦朦朧朧地想起了些故鄉的日常生活，和長生平時的言動舉止的神情之後，胆子一大，我纔把信拆開了。在一行一行讀下去的中間，我的雙眼雖則釘住在那幾張粗而且黃的信紙之上，然而腦裏却正同在替信中的言語畫上濃厚的背景去的一樣，儘在展開歷來長生對我們一族的關係的各幅縮寫圖



來。

長生雖然是和我們不同姓的一個外鄉人，但我們家裏六十年來的悲歡大事，總沒有一次他是不在場的。他的跟他父親上我們屋裏來做看牛的牧童的時候，我父親還剛在鄉塾裏念書，我的祖父祖母還健在着哩。其後我們的祖父死了，祖母於爲他那獨養兒子娶媳婦——就是我們的母親——之先，就把她手下的一個使婢配給了他，他們倆口兒仍復和我們在一道住着。後來父親娶了我們母親，我們弟兄就一個一個的生下來了，而可憐的長生，在結婚多年之後，於生頭一個女兒的時候，他的愛妻却在產後染了重病，和他就成了死別。他把女兒抱回到了自己的鄉裏去後，又仍復在我們家裏做工。一年一年的過去，他看見了我們弟兄五人的長成，看見了我們父親祖母的死去，又看見了我們弟兄的娶婦生兒，而他還是和從前一樣的在我們家裏做工。現在第三代都已經長成了，他的女兒也已經嫁給了我們附近的一家農家的一位獨身者做

媳婦，生下了外孫了，他也仍舊還在我們家裏做工。

他生性是笨得很的，連幾句極簡單的話都述說不清，因此他也不大歡喜說話，而說出一句話來的時候，總是毒得不得了，堅決得不得了的。他的高粗的<sup>身</sup>體和強大的氣力，却與此相反，是什麼人見了也要生怕懼之心的，所以平時他雖則總是默默不響，由你們去說笑話嘲弄他，但等他的毒性一發作，那他就不問輕重，不管三七二十一，無論什麼重大的物事如搗臼磨石之類，他都會抓若擎起，合頭蓋腦的打上你的身來。可是於這樣的毒脾氣發了之後，等彌天的大禍闖出了之後，不多一忽，他就會同三歲的小孩子一樣，流着眼淚，合掌拜倒在你的面前，求你的寬恕，乞你的饒赦，直到你破顏一笑，仍復和他解了的時候為止。像這樣愚笨無靈的他，大家見了他那種彷彿是吃了一驚似的表情，大約總要猜想他是一個完全沒有神經，沒有感情的人了，可是事實上却又不然。

他於他那位愛妻死了的時候，一時大家都以有他是要爲發狂而死的了。他的兩眼是呆呆向前面的空處在直視的，無論坐着立着的時候，從旁邊看將起來，總好像他是在注視着什麼的樣子，你只須靜守着他五分鐘的時間，他在這五分鐘之內，臉上會一時變喜，一時變憂的變好幾回。並且在這中間，不管牠旁邊有沒有人，他會一個人和人家談話似的高聲獨語起來。有時候簡直會同小孩子似的譁的一聲高哭出來。眼淚流滿了兩頰，流上了他的那兩簇捲曲黃黑的鬍子，他也不想擦一擦，所以亮晶晶的淚滴，老是同珍珠似的掛在他的鬍子角上的。有時候在黑夜裏，他這樣的獨語一陣，高哭一陣之後，就會從床上跳起身來，輕輕開了大門，一個人跑出去，去跑十幾里路，上北鄉我們的那座祖墳山邊上他那愛妻的墓上去坐到天明。像這樣狀態，總繼續了半年的樣子，後來在寒冬十二月的晚上，他習了風雪，這樣的去坐了一宵，回來就得了場大病。大病之後，他的思念愛妻之情，似乎也

淡薄下去了。可是直到今日，你若提起一聲夏姑——這是他愛妻的名字——他就會坐下來夏姑長夏姑短的和你說許許多多的廢話。

第二次的他的發瘋，是當我父親死的那一年。大約因我父親之死，又觸動了他的對愛妻悲悼之情了罷，他於我父親死後，哭了叫了幾天還不足，竟獨自一個人上墳山脚下的那座三開間大的空莊屋裏去住了兩個多月。

在最近的——雖說是最近，但也已經是六七年前的事情了——我們祖母死的時候，照理他是又該發瘋的，但或者是因為看見死的場面已經看慣了的原因罷，他的那一種瘋症竟沒有發作。不過在替祖母送葬的那一天他悲悲切切地在路上哭送了好幾里路。

在這些生死大難之間，或者是可以說感情易動的，倒還不足以證實他的感情纖弱來，最可怪的，是當每年的冬天，我們不得不賣田地房屋過年的時候，他也總要同瘋了似的亂罵亂嚷，或者竟自朝至晚一句話也不講的死守着沈默地過

幾天日子。

因為他這種種不近人情的結果，所以我們鄉裏竟流行開了一個他的綽號，‘長生顛子’。這四個字，在我們隣近的各鄉裏，差不多是無人不識的。可是這四個字的含義，也並不是完全係譏笑他的意思。有一半還是指他的那種對東家盡心竭力的好處在講，有一半却是形容他的那種怪脾氣和他的那一副可笑的面容了，這一半當然是對他的譏笑。

說到他的面容，也實在太醜陋了。一張扁平的臉，上面只看得出兩個大小不同的空洞，下面只看得出幾簇黃曲的毛。兩個空洞，就是他的眼睛，同圓窗似的他這兩隻眼睛，左右眼的大小是不同的。右眼比左眼要大三分之一，圓圓的一個眼眶裏，只見有黑眼珠在那裏放光，眼白是很少的，不過在外圍邊上有狹狹的一線而已。他的黃鬍子也生得很奇怪，平常的人總不過在唇上唇下，或者會生兩排長鬍，而他的鬍子却不然。正當嘴唇之上，他是沒有鬍子的，嘴唇角上有洋人

似的兩簇，此外在頰骨下，一直連到喉頭，這兒一叢，那兒一簇的不曉得有幾多堆，活像是玉蜀黍頭上生在那裏的鬚毛。他的皮色是黑裏帶紫的，而皮上一個個的毛孔很大很深，近一點看起來，幾乎要疑他是一張麻臉。鼻頭是扁平的朝天鼻，那張嘴又老是吃了一驚似的張開在那裏的。因為他的面相是這樣，所以我們鄉下若打算騙兩三歲的小孩要他恐怖的時候，只教說一聲“長生顛子來了”就對，小孩們聽見了“長生顛子”這四個字，在哭的就會止住不哭，不哭的或者會因恐怖而哭起來。可是這四個字也並不是專在這裏的方面用的，有時候鄉下的幫傭者對人家的太出力的長工有所非難不滿的時候，就會說“你又不是長生顛子，要這樣的幫你們東家幹什麼？”

我在把長生的來信一行一行地讀下去的中間，腦裏儘在展開以長生為中心的各種悲喜的畫幅來。不識是什麼原因，對於長生的所以要寫那封信給我的主要動機，就是關於我們弟兄析

產的事情等，我却並不願多費一點思索。後來讀到了最後一張，捏到了重重包在黃書紙裏的那張中國銀行的五元舊鈔票的時候，不曉怎麼，我却忽而覺得心裏有點痛起來了。無知的長生，他竟把這從節衣節食中積起來的五塊錢寄給我了，並且也不開一張匯票，也不作一封掛號或保險信寄。萬一這一封原信失去，或者中途被折的時候，那你又怎麼辦呢？我想起了這一層，又想起了四位哥哥的對於經濟的得失的精明的計算，並且舉起眼睛來看看寺檐頭風雲慘澹的山外的天空，茫然自失，竟不知不覺的呆坐到了天黑。等寺裏的小和尚送上燈來，叫我去吃晚飯的時候，我的這一種似甘又苦的傷感情懷，還沒有完全脫盡。

那一晚上當然是一晚沒有睡着。我心裏顛顛倒倒，想了許多事情。

自從離開故鄉以來，到現在已經有十六七年了，這中間雖然也回去過幾次，雖也時常回家去小住，然而故鄉的這一個觀念，和我現在的生

活却怎麼也生不出關係來。當然老家的田園舊業，也還有一點剩在那裏。然而弟兄五人，個個都出來或念書或經商，用的錢是公衆的，賺的錢是私己的，到了現在再說分家析產，還有點什麼意義呢？并且像我這樣的一個沒出息的兒子，到如今化的家裏的錢也已經不少了。末了難道還想去多爭一畝田多奪一間屋來養老麼？弟兄的爭產，是最可羞的一件事情，況且我由家庭方面，族人方面，和養在家裏的兒女方面說起來，都是一個不能治產的沒有戶主資格的人，那裏還有面目再去和鄉人見面呢，一想到這裏，我覺得長生的這一封信的不能及時送到，倒是上帝有靈，彷彿是故意使我避過一場爲難的大事似的。想來想去，想到了半夜，我就挑燈起來，寫了一封回信，打算等天亮之後就跑到城裏去寄出。

“讀了長生的來信，使我悲痛得很。

我不幸，不能做官發財，只曉得使用家裏的金錢，到現在也還沒有養活老婆兒子的能力。分家的席上，不管他們有沒有分給我，



我也決沒有面目來多一句嘴的。幸喜長生的來信到此地已經是在分家的期後，倒使我免去了一種爲難的處置。無論如何，我想分剩下來，你們幾口的吃住問題總可以不担心思的，有得分就分一點，沒得分也罷了，你們可以到墳莊去安身，以祭田作食料的。我現在住在揚州鄉下，一時不能回來。長生老了，若沒有人要他去靠老，可以教他和我們同住。孤伶了一個人，到現在老了，教他上那裏去存身呢？我現在身體還好，請你們也要保重，因爲窮人的財產就是身體。”……

這是我們那封回信的大意，當然是寫給我留養在家中的女人的。回信發後，這一件事情也就忘記了。並且天氣也接連着晴了幾天，我倒得了一個遊逛的機會，凡天寧門廣儲門以北，及出西北門二三十里地的境內，各名勝的殘蹟，都被我搜訪到了。

## 下

寒空裏刮了幾日北風，本來是荒涼的揚州城外，又很急速的變了一副面相。黃沙彌望的山野之間，連太陽晒着的時候都不能使人看出一點帶生氣的東西來。早晨從山脚下走過向城裏運搬產物去的騾兒項下的那些破碎的鐵鈴，又塔爾塔爾地響得異常的淒寂，聽起來真彷彿是在大漠窮荒，一個人無聊賴地伏臥在穹廡帳底，在度謫居的叢月似的。尤其是當燈火青熒的晚上，在睡不着的中間，倚枕靜聽着北風吹動寺檐的時候，我的喜歡熱鬧的心，總要渴念着大會之夜的快樂不已。我對這一時已同入葬在古墓堆裏似的平靜的生活，又生起厭倦之心來了。正在這一個時候，我又接到了一封從故鄉寄來的回信。

信上說得很簡單，大旨是在告訴我這一回分家的結果的。我的女人和小孩，已搬上坟莊去住了，田地分得了一點，此外就是…筆現款，係

由這一次的出賣市房所得的，每房各分得了八百元。這八百元款現在還存在城裏的聚康莊內，問我要不要用。母親和二房同住，仍在河口村的老屋裏住着。末了更告訴我說，若在外邊沒有事情，回家去一趟看看老母也是要緊的，她老人家究竟年紀老了，近來時常在患病。

接到了這一封信，我不待第二次的思索，就將山寺裏的生活作了一個結束。第二天早晨一早，就辭別了方丈，走下山來。從福運門外搭汽車趕到江邊，還是中午的時候，過江來吃了一點點心，坐快車到上海北站，正是滿街燈火，夜市方酣的黃昏八九點之交。我雇了一乘汽車，當夜就上各處去訪問了幾位直到現在還對我保持着友誼的朋友，告訴他們以這幾個月寂寞的生活，並且告訴他們以再想上上海附近來居住的意思。朋友中間的一位，就爲我介紹了一間在虹橋路附近的鄉下的小屋，說這本亦是他的一位有錢的親戚，造起來作養病之所的，但等這小屋造好，病人已經入了病院，不久便死去了。他們

家裏的人到現在還在相信這小屋的不利，所以沒有人去居住。假若我不嫌寂寞，那無論什麼時候，都可以搬進去住的，我聽了他的說明，就一心決定了去住這一間不利的小屋，因而告訴他在這兩三天內，想回故鄉去看看老母，等看了老母回來馬上就打算搬入這一間鄉下的閑房去住，請他在這中間，就將一切的交涉爲我代辦辦好。此外又談了許多不關緊要的閑天，并上兩三家舞場去看了一回熱鬧，到了後半夜纔和他們分了手，在北站的一家旅館內去借了一宵宿。

兩天之後，我又在回故鄉去的途上了。可是奇怪得很，這一回的回鄉，胸中一點兒感想也沒有。連在往年當回鄉去的途中老要感到的那一種“我是落魄了回來了”的感傷之情都起不起來。

當午前十一點的時候，船依舊同平日一樣似的在河口村靠了岸。我一個人也飄然從有太陽晒着的野道上，走回到那間朝南開着大門的老屋裏去。因爲是將近中午的緣故，路上也很少

有認識的人遇見。我舉起了很輕的脚步，嘴裏還尖着嘴唇在吹着口笛，舒徐緩慢，同剛離開家裏上近村去了一次回來的人似的在走回家去。走到圍在房屋外圍的竹籬笆前，一切景象，還都同十幾年前的樣子一樣。庭前的幾顆大樹，屋後的一排修竹，黑而且廣的那一圍風火圍牆，大門上的那一塊南極呈祥的青石門楣，都還同十幾年前的樣子一點兒也沒有分別。直到我走盡了外圍隙地，走進了大門之後，我的脚步便不知不覺地停住了。大廳上一個人影也沒有。本來是掛在廳前四壁的那些字畫對聯屏條之類，都不知上那裏去了。從前在廳上擺設着的許多紅木器具，兩扇高大的大理石圍屏，以及錫製的燭臺掛燈之類，都也失了蹤影，連天井角裏的兩隻金魚大缸都不知去向了。空空的五開間的這一間廳屋，只剩了幾根大柱和一堆一眼看將起來原看不大清爽的板凳小木箱之類的東西堆在兩首上面的廳角落裏。大門口，天井裏，同正廳的檐下原有太陽光晒在那裏的，但一種莫名其妙的

冷氣突然間侵襲上了我的全身。這一種衰敗的樣子，這一幅沒落的景象，實在太使我驚異了。我呆立了一陣，從廳後還是沒有什麼人出來，再舉起眼睛來看了看四周，我真想背轉身子就舉起脚步來跑走了。但當我的視線再落到西首廳角落裏的時候，一個紅木製的圓小櫃似的匣子背形，却從亂雜的一堆粗木器的中間吸住了我的注意，從這匣子的朝裏一面的面上波形鏤在那裏的裝飾看起來，一望就可以斷定牠是從前係掛釘在這廳堂後樓上的那個精緻的祖宗堂無疑。我還記得少年的時候，從小學校放假回來，如何的愛偷走上後樓去看這雕刻得很精緻的祖宗堂過。我更想起當時又如何的想把這小小的祖宗堂拿下來佔為己有，想將我所愛的幾個陶器的福祿壽星人物供到裏頭去過。現在看見了這祖宗堂的被亂雜堆置在這一地方，我的想把牠佔為己有的心思一時又起來了，不過感到的感覺和年少的時候却有點不同。那時候只覺得牠是好玩得很，不過想把牠拿來作一個上等

的玩具，這時候我心裏感到的感覺却簡單地說不出來：總覺得這樣的被亂堆在那裏還是讓我拿了去的好。

我一個人呆立在那裏看看想想，不知立了多少時候，忽而聽見背後有跑得很快的腳步聲響了。回轉頭來一看，我又吃了一驚。兩年多不見的娃兒阿發，竟穿上了小操衣，拿着了小書包從小學裏放學回來了。他見了我，一時也同驚極了的一樣，忽而站住了腳，張大了兩眼和那張小嘴，對我呆呆注視了一會。等我笑着叫他“阿發，你娘哩！”的時候，他纔作了笑臉，跳近了我的身邊叫我說：

“五叔，五叔，你什麼時候回來的？……娘在廚下做飯罷？爸爸和哥哥等都上外婆家去了。”

我撫着他的頭，和他一道想走進廚下去的中間，忽兒聽見東廂房樓板上嗡嗡的一聲，彷彿是有一塊大石倒下在樓板上的樣子。我舉起頭來向有聲響的方面一看，正想問他的時候，他却

輕輕的笑着告訴我說：

“娜娜（祖母）在叫人哩！因為我們在廚下的時候多，聽不出她的叫聲，所以把那個大秤錘給了她，教她要叫人的時候，就那麼的從床上把鐵錘推下來的。”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東北角的廳裏果然二嫂嫂出來了。突然看見了我和阿發，她也似乎吃了一驚，就大聲笑着說：

“啊，小叔，你是什麼時候回來的？五嬸正教長生送了一籃冬筍來，他還在廚下坐着哩，你還沒有回到莊屋裏去過麼？”

“是剛剛從輪船上來的，娘哩？還睡在那裏麼？”

“這一向又睡了好幾天了，你却先上廚下去洗個面喝口茶罷，我上一上去就來。”

說着她就走上了東夾衕裏的扶梯，我就和阿發一道走進到了廚下。

長生背朝着外面，馱了背坐在灶前頭那張竹榻上吸烟，聽見了我和阿發的脚步聲，他就立



了起來。看見了我，猛然間他也驚呆住了。

“噢，和和……，五五……，你你……”

可憐急得他叫也叫不出來，我和阿發，看了他那一種驚惶着急的樣子，不覺都哈哈哈哈哈的笑起來了，原來我的乳名叫作和尚，小的時候，他原是和尚和尚的叫我慣的，現在因為長年的不見，並且我也長大了，所以他看見我的時候，老不知道叫我作什麼的好。我笑了一陣，他的驚惶的樣子也安定了下去，阿發也笑着跑到灶下去弄火去了，我纔開始問他：

“你仍和我們住在一道麼？莊屋裏的情形怎麼樣？”

他搖了搖頭，作了一副很認真的樣子，對我呆視着輕輕的問說：

“和和……五，五先生，我那信你接到了麼？你……你的來信，我也聽見說了，我很多謝你，可是我那女兒，也在叫我去同她們住。”

說到這裏，二嫂嫂已從前面走了進來，我就把長生撇下，舉起眼睛來看她。我在她的微笑的

臉上，却發見了一道隱伏在眉間的憂意。

“老人家的脾氣，近來真越變得古怪了。”

她微笑搖搖頭說。

“娘怎麼樣？病總不十分厲害吧？”

我問她。

“病倒沒有什麼，可是她那種脾氣，長生吓，你總也知道的罷？”

說着她就轉向了長生，彷彿是在徵他的同意。我這回跑了千把里路，目的是想來看看這一位老母的病狀的，經嫂嫂那麼的一說，心裏倒也想起了從前我每次回來她老人家每次總要和我意見衝突弄得我不得不懊惱而走的種種事情，一瞬間我却失悔了，深悔我這一回的飄然又回到了故鄉來。但再回頭一想，覺得她老人家究竟是年紀大了，像這樣在外面流離的我，如此的更和她能夠見得幾回的面。所以一挺起身，我就想跑出前廳來上樓去看看她的病容。但走到了廳門邊上，嫂嫂又叫我回去說：

“小叔，你是明白的人，她老人家脾氣向來

是不好的，你現在還是不去看她罷，等吃了飯後，她高興一點的時候再去不遲。”

被嫂嫂這麼的一阻，我却更想急急乎去見她老的面了，於是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跑出廳前，跑上了廂樓。

廂樓上的窗門似乎因為風多都關閉在那裏，所以房裏面光線異常的不足。我上樓之後，就開口親親熱熱地叫了一聲“娘！”但好久沒有回音。等我的目光習慣了暗處的光線，舉目向床上看去的時候，我纔看出了床上的帳子係有半邊鈎掛起在那裏的，我們的那位老母却背朝着了外床，打側睡在棉被窩裏。看了她半天的沒有回音，我以為她又睡着在那裏了，所以不敢再去驚動，就默默的在床前站立了好一會。看看她是聲息也沒有，一時似乎是不會醒轉來的樣子，我就打算輕輕走下樓來了。但剛一舉脚，床上我以為是睡着的她却忽而發了粗曩的喉音說：

“你也曉得回來的麼？”

我驚異極了，正好像是臨頭被潑了一身冷

水。

“你回來是想來分幾箇錢去用用的罷？我的兒女要都是像你一樣，那我怕要死了爛在床上也沒有人來收拾哩！哼，你們真能幹，你那媳婦兒有她的毒計，你又有你的方法。今天我是還沒有死哩，你又想來拆了我的老骨頭去當柴燒了麼？我的這一點金器，可是輪不到你們倆的，老實先同你們說了罷？”

我聽了她的這一番突如其來的毒罵，真的知覺也都失去，弄得全身的血液都似乎凝結住了。身上發了抖，上顎骨與下顎骨中間格格地發出了一種互擊的聲音。眼睛也看不出什麼東西來了，黑暗裏只瞥見有許多金星火花，在眼前迸發飛轉，耳朵裏也只是嗡嗡地在作怪鳴，我這樣驚呆住兀立了不曉得有多少時候，忽而聽見嫂嫂的聲音在耳朵邊上叫說：

“小叔，小叔，你上下面去吃飯去罷！娘也要喝酒了啊。”

我昏得連出去的路都辨不清了，所以在黑暗裏竟跌翻了幾張小凳纔走出了廂樓的房門，聽見了我跌翻了凳子的聲音之後，床裏面又叫出來說：

“這兒的飯是不准你來吃的，這兒是老二的屋裏，不是老屋了。”

我一跑下樓梯，走到了廳屋的中間，看見長生還抬起了頭馱着了背很擔憂似的在向廂房樓上看着。一見了他的這一副樣子，我的知覺感情就都恢復了，一時勉強忍住得好久的眼淚，竟撲漱漱滾下了好幾顆來。我頭也不回顧一眼，就跑出了廳門，跑上了門前的隙地，想仍復跑上船埠頭去等下午那一班向杭州出發的船去。但走上村道的時候，長生却含着了淚聲，在後面叫我說：

“和和……和……，五先生，你等一等……”

我聽了他的叫聲，就也不知不覺的放慢了脚步，等他走近了我的背後，只差一兩步路的時候，我就一邊走着一邊強壓住了自己潸泣的鼻

晉對他說：

“長生，你回去罷，莊屋裏我是不去了。我今晚上還要上上海去。”

在說話的中間他却已經追上了我的身邊，用了他的那隻大手，向我肩上一拉，他又啞啞的說：

“你，你去吃了飯去。他們的飯不吃，你可以上我女兒那裏去吃的。等吃了飯我就送你上船好了。”

我聽了他這一番話，心裏更是難堪了，便舉起袖子來擦了一擦眼淚，一句話也不說，由他拉着，跟他轉了一箇方向，和他走上了他女兒的家中。

等中飯吃好，手臉洗過，吸了一枝烟後，我的氣也不了。感情也回復了常態。因為吃飯的時候，他告訴了我許多分家當時的又可氣又可笑的話，我纔想起了剛纔在廳上看見的那箇祖宗神堂。我問了他些關於北鄉莊屋裏的事情，又問他可不可以抽出兩三日工夫來，和我同上海

去一趟。他起初以為我在和他開玩笑，後來等我想把那箇大家不要的祖宗堂搬去的話說出之後，他就跳起來說：

“那當然可以，我當然可以替你背了上上海去的”

等他先上老屋去將那箇神堂搬了過來，看看搭船的時間也快到了，我們就托他女兒先上藥店裏去帶了一個口信給北鄉的莊屋，說明我們兩人的將上上海。

那一天晚上的滬杭夜車到北站的時候，我和他兩個孤伶仃的清影，直被擠到了最後纔走出鐵柵門來，因為他背上背着了那紅木的神堂，走路不大方便，而他自己又彷彿是在背着活的人在背上似的，生怕被人擠了，致這神堂要受一點委屈。

第二天的午前，我先在上海將本來是寄存在各處的行李鋪蓋書架桌椅等件搬了一搬攏來，此外又買了許多食用的物品及零碎雜件等包作了一大包。午後纔去找着了那位替我介紹

的朋友，一同遷入了虹橋路附近的那間小屋。

等洗掃乾淨，什器等件擺置停當之後，匆促的冬日，已經低近了樹梢，小屋周圍的草原及樹林中間，早已有渺茫的夜霧濛濛在擴張開來了。這時候我那朋友，早已回去了上海，雖然是很小，但也有三小間寬的這一間野屋裏只剩了我和長生的兩箇。我因為他在午後忙得也夠了，所以叫他且在檐下的籐椅子上躺息一下吸幾口烟，我自己就點上了洋燭，點上了煤油爐子，到後面的一間灶屋裏去準備夜膳。

等我把一罐牛肉和一罐蘆筍熬好，正在取刀切開麵包來的時候，從黑暗的那間嶺南的起坐室裏却烏烏的傳了一陣啜泣的聲音過來。我拿了洋燭及麵包等類，走進到這間起坐室的時候，那裏知道我滿以為躺坐在檐下籐椅上吸烟的長生，竟跪坐在那祖宗神堂的面前地上，兩手抱着了頭儘在那裏一邊哭一邊嚕嚕蘇蘇動着了嘴似在禱告。我看了這一種單純的迷信，心裏竟也為他所打動了，在旁邊呆看了一忽，把洋燭和



麵包之類向桌上一擺，我就走近了他的身邊伏下去扶他起來叫他說：

“長生，起來吃飯罷！”

他聽了我這一聲叫，似乎更覺得悲傷了，就放大了聲音高哭了起來，我坐倒在椅上，慢慢的慰撫了半天，他纔從地上立起，與我相對坐著，一邊哭一邊還繼續的說：

“和尚，我實在對老東家不起。我……我我實在對老東家不起。……要你……要你這樣的去燒飯給我吃。……你那幾位兄嫂……他們……他們真是黑心。……田地……出地山場他們都奪的奪爭的爭搶了去了……只……只剩了一個坟莊……和這一個神堂給你們。……我……我一想起老東家在日，你們哥兒幾有的是穿有的是吃……住的是……是那間大廳堂，……到現在你……你只一個人住上這們小……小的草屋裏來，……還要……還要自己去燒飯……我……真對老東家不起……”

對這些斷續的苦語，我一邊在捏着麵包含在嘴裏一邊就也解釋給他聽說：

“住這樣的草舍也並不算壞，自己燒飯也是很有趣的。這幾年也是我自己運氣不好，找不到一定的事情，所以弄得大家都苦。若時運好一點起來，那一切馬上就可以變過的。兄嫂們也怪他們不得，他們孩子又多，現在時勢也真艱難。并且我一個人在外面用錢也的確用了太多了。”

說着我又記起了日間買來的那瓶威士忌酒，就開了瓶塞勸他喝了一杯，教他好振振精神，暖火一點。

這一餐主僕二人的最初晚餐，整整吃了有四五個鐘頭。我在這中間把罐頭一回一回的熱了好幾次。直到兩人喝了各有些微醉，話到傷心，又相對哭了一陣之後，方纔罷休。

第二天天末又起了寒風，我們睡到了八點多鐘起來，屋前屋後還滿映着濃霜，洗完了手臉，煮了兩大杯咖啡喝後，長生說要回去了，

我就從箱子裏取出了一件已經破舊的黑呢斗篷來，教他披上穿了回去。他起初還一定不肯穿著，後來迫等我自己也拿了一件大氅來穿上之後，他纔將那件舊斗篷搭上了肩頭。

關好了門窗，和他兩人走出來走上了虹橋路的大道，同刀也似的北風吹得更猛了，長生到這裏纔把斗篷扯開，包緊了他那已經是衰老得不堪的身體。搭公共汽車到了徐家匯車站，正好去杭州的快車也就快到了。我替他買好了車票，送他上月台之後，他就催我快點回到那小屋裏去，免得有盜賊之類的壞東西破屋進去偷竊。我和他說了許多瑣碎的話後，回身就想走了，他又跑近了前來，將我那件大氅的皮領扯起，前後替我圍得好好，勉強裝成了一臉苦笑對我說：

“你快回去罷！”

我走開了幾步，將出站台的時候，又回過來看了一眼，看見他還是身體朝着我俯頭在擦眼睛。我遲疑了一會，忽兒想起了衣服袋裏還攔在那裏的他給我的那封厚信，就又跑了過去，將

信從袋裏摸了出來，把用黃書紙包好的那張五圓紙幣遞給他說：

“長生！這是你寄給我的。現在你總也曉得，我並不缺少錢用，你帶了回去罷！”

他將攔在眼睛上的那隻手放了下來，推住了我捏着紙幣的那隻右手吶吶的說：

“我，我……昨天你給我的我還有在這兒哪！”

抬頭向他臉上瞥了一眼，我看見有兩行淚蹟在他那黃黑的鼻樑裏放光，並且嘴角上他的那兩簇有珠滴的黃鬍子也微微地在寒風裏顫動。我忍耐不住了，喉嚨頭塞起了一塊火熱的東西來，眼睛裏也突然感到了一陣酸熱。將那包厚紙包向他的手裏一擲，輕輕推了他一下，我一側轉身就放開大步急走出了車站。“長生，請你自己尊重！”我一邊閉上了眼睛在那裏急走，一邊在心裏却在默默的祝禱他的康健。

一九二九年一月作

## 燈蛾埋葬之夜

神經衰弱症，大約是因無聊的閑日子過了太多而起的。

對於“生”的厭倦，確是促生這時髦病的一個病根，或者反過來說，如同發燒過後的人在嘴裏所感味到的一種空澹，對人生的這一種空澹之感，就是神經衰弱的徵候，也是一樣。

總之，入夏以來，這症狀似乎一天在比一天加重，遷居之後，這病症當然也和我一道地搬了家。

雖然是說不上什麼轉地療養，但新搬的這一間小屋，真也有一點田園的野趣。節季是交秋了，往後的這小屋的附近，這文明和蠻荒接界的區間，該是最有聲色的時候了。聲是秋聲，色當然也是秋色。

先讓我來說所以要搬到這裏來的原委。

不曉在什麼時候，被印上了“該隱的印號”之後，平時進出的社會裏絕跡不敢去了。當然社會是有許多層的，但那“印號”的解釋，似乎也有許多樣。

最重要的解釋，第一自然是叛逆，在做官是“一切”的國裏，這“印號”的政治解釋，本儘可以包括了其他種種。但是也不盡然，最喜歡含糊的人類，有必要的時候，也最喜歡分清。

於是第二個解釋來了，似乎是關於“時代”的，曰“落伍”。天南北的兩極，只教用得着，也不妨同時並用，這便是現代人的智慧。

來往於兩極之間，新舊人同樣的可以舉用的，是第三個解釋，就是所謂“悖德”。

但是向額上摩摸一下，這“該隱的印號”，原也摩摸不出，更不必說這種種的解釋。或者行竊的人自己在心虛，自以為是犯了大罪，因而起這一種叫作被迫的 Complex，也說不定。天下泰平，本來是無事的，神經衰弱病者可總免不了自擾。所以斷絕交遊，拋撇親串，和地獄底裏的精靈一樣，不敢現身露跡，祇在一陣陰風裏獨來獨往的這種行徑，依小德謨克利多斯 Robert Burton 的分析，或者也許是憂鬱病的最正確的症候。

因為背上負着的是這麼一個十字架，所以一年之內，只學着行雲，只學着流水，搬來搬去的儘在搬動。暮春三月底，偶爾在火車窗裏，看見了些淺水平橋，垂楊古樹，和幾羣飛不盡的烏鴉，忽然想起的，是這一個也不是城市，也不是鄉村的界線地方。租定這間小屋，將幾本叢殘的舊籍遷移過來的，怕是在五月的初頭。而現在却早又是初秋了，時間的飛逝，實在是快得很，真快得很。

小屋的前面左右，除一條斜穿東西的大道之外，全是些斑駁的空地。一壟一壟的褐色土壤上，種着些秋茄豇豆之類，又在是一棵一棵的棉花也在半吐白蕊的時節了。而最好看的，要推向上包緊，顏色是白裏帶青，外面有一層毛茸似的白霧，菜莖柄上，也時時呈着紫色的一種外國人叫作Lettuce的大葉捲心菜，大約是因爲地近上海的緣故罷，純粹的中國田園，也被外國人的嗜好所侵入了。這一種菜，我來的時候，原是很多的，現在却逐漸逐漸的少了下去。在這些空地中間，如突然想起似的，舉舉立立，散點在那裏的，是一間兩間的農夫的小屋，形狀奇古的幾株老柳榆槐，和看了令人不快的許多不落葬的棺材。此外同溝渠似的小河也有，以棺材舊板作成的橋梁也有，忽然一塊小方地的中間，種着些顏色鮮豔的草花之類的賣花者的園地也有，簡說一句，這裏附近的地面，大約可以以江浙平地區中的田園百科大辭典來命名，而在這百科大辭典中，異乎尋常，以一張厚紙，來用淡墨銅版畫印



成的，要算在我們屋後矗立着的那塊本來是由外國人經營的龐大的墓地。

這墓地的歷史，我也不大明白，但以從門口起一直排着，直到中心的禮拜堂屋後爲止的那兩排齊雲的洋梧桐樹看來，少算算大約也總已有了六十幾歲的年紀。

聽土着的農人說來，這彷彿是上海開港以來，外國人最先經營的墓地，現在是已經無人來過問了，而在三四十年前頭，却也是洋冬至外國清明及禮拜日的滬上洋人的散步之所哩。因爲此地離上海，火車不過三四十分鐘，來往是極便的。

小屋的租金，每月八元。以這地段說起來，似乎略嫌貴些，但因這樣的閑房出租的並不多，而屋前屋後，隙地也有幾弓，可以由租戶去蒔花種菜，所以比較起來，也覺得是在理的價格。尤其是包圍在屋的四周的寂靜，同在墳墓裏似的寂靜，是在洋場近處，無論出多少金錢也難買到的。

初搬過來的時候，只同久病初愈的患者一樣，日日但伸展了四肢，躺在藤椅子上，書也懶得讀，報也不願看，除腹中飢餓的時候，稍微喫取一點簡單的食物而外，破這平平的一日間的單調的，是向晚去田塍野路上行試的一回漫步。在這將落未落的殘陽夕照之中，在那些青枝落葉的野菜畦邊，一個人背手走着，枯寂的腦裏，有時却會湧起許多前後不接的斷想來。頭上的天色老是青青的，身邊的暮色也老是沈沈的。

但在這些前後沒有脈絡的斷想的中間，有時候也忽然大腦會完全停止工作。呆呆的立在野田裏，同一根枯樹似的呆呆直立在那裏之後，會什麼思想，什麼感覺都忘掉，身子也不能動了，血液也彷彿凝住不流似的，全身就如成了“所多馬”城裏的鹽柱，不消說腦子是完全變作了無波紋無血管的一張扁平的白紙。

漫步回來，有時候也進一點晚餐，有時候簡直茶也不喝一口，就爬進床去躺着。室內的設備簡陋到了萬分，電燈電扇等文明的器具是沒有

的。月明之夜，睡到夜半醒來的時候，床前的小泥窗口，若晒進了月亮的青練的光兒，那這一夜的睡眠，就不能繼續下去了。

不單是有月亮的晚上，就是平常的睡眠，也極容易驚醒。眼睛微微的開着，鼾聲是沒有的，雖則睡在那裏，但感覺却又不完全失去，暗室裏的一聲一響，蟲鼠等的腳步聲，以及屋外樹上的夜鳥鳴聲，都一一會闖進到耳朵裏來。若在日裏陷入於這一種假睡的時候，則一邊睡着，一邊周圍的行動事物，都會很明細的觸進入意識的中間。若周圍保住了絕對的安靜，什麼聲響，什麼行動都沒有的時候，那在這假寐的一刻中，十幾年間的事情，就會很明細的，很快的，在一瞬間開展開來。至於亂夢，那更是多了。多得連敘也敘述不清。

我自己也知道是染了神經衰弱症了。這原是七八年來到了夏季必發的老病。

於是就更想靜養，更想懶散過去。

今年的夏季，實在並沒有什麼大熱的天氣，

尤其是在我這一個離羣的野窩裏。

有一天晚上，天氣特別的悶，晚餐後上床去躺了一忽，終覺得睡不着，就又起來，打開了窗戶，和她兩人坐在天井裏候涼。

兩人本來是沒有什麼話好談，所以只是昂着頭在看天上的飛雲，和雲堆裏時時露現出來的一顆兩顆的星宿。

一邊慢搖着蒲扇，一邊這樣的默坐在那裏，不曉得坐了多久了，室內桌上的一枝洋燭，忽而滅了牠的芯光。

兩人既不願意動彈，也不願意看見什麼，所以燈光的有無，也毫無關係，仍舊是默默的坐在黑暗裏搖動扇子。

又坐了好久好久，天末似起了涼風，窗簾也動了，天上的雲層，飛舞得特別的快。

打算去睡了，就問了一聲：

“現在不曉得是什麼時候了？”

她立了起來，慢慢走進了室內，走入裏邊房裏去拿火柴去了。

停了一會，我在黑暗裏看見了一絲火光和映在這火光周圍的一團黑影，及黑影底下的半面她的蒼白的臉。

第一枝火柴滅了，第二枝也滅了，直到了第三枝纔點旺了洋燭。

洋燭點旺之後，她急急的走了出來，手裏却拿着了那個大錶，輕輕地說：

“不曉是什麼時候了，錶上還只有六點多鐘呢？”

接過錶來，拿近耳邊去一聽，什麼聲響也沒有。我連這錶是在幾日前頭開過的記憶也想不起來了。

“錶停了！”

輕輕地回答了一聲，我也消失了睡意，想再在涼風裏坐牠一刻。但她却又繼續着說：

“燈盤上有一隻很美的燈蛾死在那裏。”

跑進去一看，果然有一隻身子淡紅，翅翼綠色，比蝴蝶小一點，但全身却肥碩得很的燈蛾橫躺在那裏。右翅上有一處焦影，觸鬚是燒斷

了。默看了一分鐘，用手指輕輕撥了牠幾撥，我雙目仍舊盯視住這撲燈蛾的美麗的屍身，嘴裏却不能自禁地說：

“可憐得很！我們把牠去向天井裏埋葬了罷！”

點了燈籠，用銀針向黑泥驗處掘了一個圓穴，把這美麗的屍身埋葬完時，天風加緊了起來，似乎要下大雨的樣子。

拴上門戶，上床躺下之後，一陣風來，接着如亂石似的雨點，便打上了屋檐。

一面聽着雨聲，一面我自語似的對她說：

“霞！明天是該涼快了，我想到上海去看病去。”

一九二八年八月作

## 感傷的行旅

### 一

猶太人的漂泊，聽說是上帝制定的懲罰。中歐一帶的“寄泊樓”的遊行，彷彿是這一種印度支族浪漫尼的天性。大約是這兩種意味都完備在我身上的緣故罷，在一處沈滯得久了，只想把包裹雨傘背起，到絕無人跡的地方去吐一口鬱氣。更況且節季又是霜葉紅時的秋晚，天色又是同碧海似的天天晴朗的青天，我為什麼不走？我為什麼不走呢？

可是說話容易，實踐艱難，入秋以後，想走走走的心願，却起了好久了，而天時人事，到了臨行的時節，總有許多阻障出來。八個瓶兒七個蓋，湊來湊去湊不周全的，尤其是幾個買舟借宿的金錢。我不會吹簫，我當然不能乞食，況且此去，也許在吳頭，也許向楚尾，也許在中途被捉，被投交有砂米飯吃有紅衣服着的籠中，所以踏上火車之先，我總想多帶一點財物在身邊，免得爲人家看出，看出我是一個無產無職的遊民。

旅行之始，還是先到上海，向各處去交涉了半天。等到幾個版稅拿到在手裏，向大街上買就了些旅行雜品的時候，我的靈魂已經飛到了空中，

“Over the hills and far away”

坐在黃包車上的身體，好像在騰雲駕霧，扶搖上九萬里外去了。頭一晚，就在上海的大旅館裏借了一宵宿。

是月暗星繁的秋夜，高樓上看出去，能够看見的，只是些黃蒼頹蕩的電燈光。當然空中還有



許多同蜂衙裏出了火似的同胞的雜噪聲，和許多有錢的人在大街上駛過的汽車聲溶合在一處在合奏着大都會之夜的“新魔豐賦”，但最觸動我這感傷的行旅者的哀思的，却是在同一家旅舍之內，從前後左右的宏壯的房間裏發出來的驕飽的肉聲，及伴奏着的悲涼的絃索之音。屋頂上飛下來的一陣雨陣的比西班牙舞樂裏的皮鼓銅琶更野噪的鑼鼓響樂，也未始不足以打斷打斷我這愁人秋夜的客中孤獨，可是同敗落頭人家的喜事一樣，這一種絕望的喧鬧，這一種勉強的乾興，終覺得是肺病患者的臉上的紅潮，靜聽起來，彷彿是有四萬萬的受難的人民，在這野聲裏啜泣似的，“如此烽煙如此(樂)，老夫懷抱若爲開”呢？

不得已就只好在燈下拿出一本德國人的遊記來躺在床沿上胡亂地翻讀……

一七七六，九月四日，來幹思堡，侵晨。

早晨三點，我輕輕地偷逃出了卡兒斯能特，因爲否則他們怕將不讓我走。那一羣

將很親熱地爲我做八月廿八的生日的朋友們，原也有扣留住我的權利；可是此地却不可再事淹留下去了。……

這樣地跟這一位美貌多才的主人公看山看水，一直的到了月下行車，將從勃倫納到物洛那 Vom Brenner bis Verona 的時候，我也就在悲涼的絃索聲，雜噪的鑼鼓聲，和怕人的汽車聲中昏沈睡着了。

不知是在什麼地方，我自身却立在黑沈沈的天蓋下俯看海水，立脚處彷彿是危巖巉兀的一座石山。我的左壁，就是一塊身比人高的直立在那裏的大石。忽而海潮一漲，只見黑黝黝的渦旋，在灰黃的海水裏鼓蕩，潮頭漸長漸高，逼到腳下來了，我苦悶了一陣，却也終於無路可逃，帶粘性的潮水，就毫無躊躇地浸上了我的兩腳，浸上了我的腿部，腰部，終至於將及胸部而停止了。一霎時水又下退，我的左右又變了石山的陸地，而我身上的一件青袍，却爲水浸濕了。在驚怖和懊惱的中間，夢神離去了我，手支着枕頭，

舉起上半身來看看外邊的樣子，似乎那些毫無目的、毫無意識，只在大街上閑逛，瞎擠，亂罵，高叫的同胞們都已歸籠去了，馬路上只剩了幾聲清淡的汽車警笛之聲，前後左右的嬌艷的肉聲和絃索聲也減少了，幽幽寂寂，彷彿從極遠處傳來似的，只有間隔得很遠的竹背牙牌互擊的操搭的聲音，大約夜也闌了，大家的遊興也倦了罷，這時候我的肚裏却也咕嚕嚕感到了一點饑餓。

披上綿袍，向裏間浴室的磁盆裏放了一盆熱水，漱了一漱口，擦了一把臉，再回到床前安樂椅上坐下，呆看住電燈擦起火柴來吸煙的時候，我不知怎麼的斗然間却感到了一種異樣的孤獨。這也許是大都會中的深夜的悲哀，這也許是中年易動的人生的感覺，但無論如何，我覺得這樣的再在旅舍裏枯坐是耐不住的了，所以就立起身來，開門出去，想去找一家長夜開爐的菜館，去試一回小吃。

開門出去，在靜寂粉白和病院裏的廊子一

樣的長巷中走了一段，將要從右角轉入另一條長廊去的時候，在角上的那間房裏，忽而走出了一位二十左右，面色潔白妖艷，一頭黑髮，鬆長披在肩上，全身似裸者似的只罩着一件金黃長毛絲絨的 *Negligeé* 的婦人來。這一回的出其不意地在這一個深夜的時間裏忽兒和我這樣的一個潦倒的中年男子的相遇，大約也使她感到了一種驚異，她起初只張大了兩隻黑晶晶的大眼，懷疑疑問似的對我看了一眼，繼而臉上漲起了紅霞。似羞縮地將頭俯伏了下去，終於大着膽子向我的身邊走過，走到另一間房間裏去了。我一個人發了一臉微笑，走轉了灣，輕輕地在走向昇降機去的中間，耳朵裏還聽見了一聲她關閉房門的聲音，眼睛裏還保留着她那豐白的圓肩的曲線，和從寬散的她的髮衣中透露出來的胸前的那塊倒三角形的雪嫩的白肌膚。

司昇降機的工人和在廊子的一角呆坐着的幾位茶役，都也睡態朦朧了，但我從高處的六層樓下來，一到了底下出大門去的那條路上，却不

料竟會遇見這許多暗夜之子在談笑取樂的。他們的中間，有的是跟妓女來的龜頭搗母，有的是司汽車的機器工人，有的是身上還披着絨毯的住宅包車夫，有的大約是專等到了這一個時候，夾入到這些人的中間來騙取一枝兩枝香烟，談談笑笑藉此過夜的閑人罷，這一個大門道上的小社會裏，這時候似乎還正在熱鬧的黃昏時候一樣，而等我走出大門，向東邊角上的一家茶館裏坐定，朝壁上的掛鐘細細看了一眼時，却已經是午前的三點鐘前了。

吃取了一點酒菜回來，在路上向天空注看了許多回。西邊天上，正掛着一鉤同鎌刀似的下弦殘月，東北南三面，從高屋頂的電火中間窺探出去，也還見得到一顆兩顆的暗澹的秋星，大約明朝不會下雨這一件事情總可以決定的了。我長嘯了一聲，心裏却感到了一點滿足，想這一次的出發也還算不壞，就再從昇降機上來，回房脫去了袍襖，沈酣地睡昏了四五個鐘頭。

## 二

幾個鐘頭的鼾睡，已把我長年不離身心的疲倦醫好了一半了，況且趕到車站的時候正還是上行特別快車將發未動的九點之前，買了車票，擠入了車座，浩浩蕩蕩，火車頭在晨風朝日之中，將我的身體搬向北去的中間，老是自傷命薄，對人對世總覺得不滿的我這時代落伍者，倒也感到了一心的快樂。“旅行果然是好的，”我斜倚着車窗，目視着兩旁的瞬息在太陽和風裏的大地，心裏却在這樣的想，“旅行果然是不錯，以後就決定在船窗馬背裏過牠半生生活罷！”

江南的風景，處處可愛，江南的人事，事事堪哀，你看，在這一個秋盡冬來的寒月裏，四邊的草木，豈不還是青蔥紅潤的麼？運河小港裏，豈不依舊是白帆如織滿在行駛的麼？還有小小的水車亭子，疏疏的槐柳樹林。平橋瓦屋，只在大空裏吐和平之氣，一堆一堆的乾草堆兒，是老百姓在這過去的幾個月中間力耕苦作之後的黃金成績，而車磷磷馬蕭蕭，這十餘年中間，軍閥

對他們的徵收剝奪，虜掠姦淫，從頭細算起來，那裏還算得明白？江南原說是魚米之鄉，但可憐的老百姓們，也一併的作了那些武裝同志們的魚米了。逝者如斯，將來者且更不堪設想，你們且看看政府中什麼局長什麼局長的任命，一般物價的同潮也似的怒昇，和印花稅地稅雜稅等名目的增設等，就也可以知其大概了。啊啊，聖明天子的朝廷大事，你這賤民那有左右容喙的權利，你這無智的牛馬，你還是守着古聖昔賢的大訓，明哲以保其身，且細賞賞這車窗外面的迷人秋景罷！人家瓦上的濃霜去管牠作甚？

車窗外的秋色，已經到了爛熟將殘的時候了。而將這秋色秋風的頹廢末殺，最明顯地表現出來的，要算淺水灘頭的蘆花叢叢，和沿流在搖映着的柳色的鵝黃。當然杞樹，楓樹，柏樹的紅葉，也一例的在透露殘秋的消息，可是綠葉層中的紅霞一抹，即在春天的二月，只教你向樹林裏去栽幾株一丈紅花，也就可以釀成此景的，至於西方蓮的殷紅，則不問是寒冬或是炎夏，只教你

培養得宜，那就隨時隨地都可以將其他樹葉的碧色去襯牠的朱紅，所以我說，表現這大江南岸的殘秋的颜色，不是楓林的紅艷和殘葉的青蔥，却是蘆花的豐白與岸柳的髡黃。

秋的颜色，也管不得許多，我也不想來品評紅白，裁答一重公案，總之對這些大自然的四時煙景，毫末也不曾留意的我們那火車機頭，現在却早已衝過了長橋幾架，鈔過了洋澄湖岸的一角，一程一程的在逼近姑蘇臺下去了。

蘇州本來是我儂儂遊之地，一帆冷雨過婁門的情趣，閑雅的古人，似乎都在稱道。不過細雨騎驢，延看了七里山塘，緩緩的去奠拜真娘之墓的那種逸致，實在也儘值得我們的懷憶的。還有日斜的午後，或者上小吳軒去泡一碗清茶，憑欄細數數城裏人家的煙灶，或者在冷紅閣上，開開牠朝西一帶的明窗，靜靜兒的守着夕陽的晚晚西沈，也是塵俗都消的一種遊法。我的此來本來是無遮無礙的放浪的閑行，依理是應該在吳門下榻。離滬的第一晚是應該去聽聽寒山寺裏



的夜半清鐘的，可是重陽過後，這近邊又有了幾次農工暴動的風聲，軍警們提心吊膽，日日在搜查旅客，騷擾居民，像這樣的暴風雨將到未來的恐怖期間，我也不想再去多勞一次軍警先生的駕了，所以車停的片刻時候，我只在車裏跑上先跑落後的看了一回虎丘的山色，想看看這本來是不高不厚的地皮，究竟有沒有被那些要人們刮盡。但是還好，那一堆小小的土山，依舊還在那裏點綴蘇州的景緻。不過塔影蕭條，似乎新來瘦了，牠不會病酒，牠不會悲秋，這影瘦的原因，大約總是因為日腳行到了天中的緣故罷。拿出表來一看，果然已經是十一點多鐘，將近中午的時刻了。

火車離去蘇州之後，路線的兩旁，聳出了幾條紺碧的山峯來。在平淡的上海住慣的人；或者本來是從山水中間出來；但為生活所迫，就不得不在看不見山看不見水的上海久住的人們，大約到此總不免要生出異樣的感覺來的罷，同車的有幾位從上海來的旅客，一樣的因看見了那

西南一帶的連山而在作點頭的微笑。啊啊，人類本來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細胞，只教天性不滅，決沒有一個會對了這自然的和平清景而不想贊美的，所以那些卑污貪暴的軍閥委員要人們，大約總已經把人性滅盡了的緣故罷，他們只知道要打仗，他們只知道要殺人，他們只知道如何的去歛錢爭勢奪權利用，他們只知道如何的來破壞農工大衆的這一個自然給與我們的伊甸園。啊吓，不對，本來是在說石山的，多嘴的小子，却又破口牽涉起大人先生們的狼心狗計來了，不說罷，還是不說罷，將近十二點了，我還是去炒盤茉莉酒丁弄瓶“苦配”啤酒來澆澆碗磊的好。

### 三

正吞完最後的一杯苦酒的時候，火車過了一個小站，聽說是無錫就在眼前了。

天下第二泉水的甘味，倒也沒有什麼可以使人留戀的地方。但震澤湖邊的蘆花秋草，當這一個肅殺的年時，在理想上當然是可以引人入勝的，因為七十二山峯的峯下，處處應該有低淺

的水灘，三萬六千頃的周匝，少算算也應該有千餘頃的淺渚，以這一個統計來計算太湖湖上的蘆花，那起碼要比揚子江河身的沙渚上的蘆田多些，我是曾在太平府以上九江以下的揚子江頭看過偉大的蘆花秋景的，所以這一回很想上太湖去試試運氣看，看我這一次的臆測究竟有沒有和事實相合的地方。這樣的決定在無錫下車之後，倒覺得前面相去只幾哩地的路程特別的長了起來，特別快車的速力也似乎特別慢起來了。

無錫究竟是出大政客的實業中心地，火車一停，下來的人竟佔了全車的十分之三四。我因為行李無多，所以一時對那些爭奪人體的黃包車夫們都失了敬，一個人踏出站來，在荒地上立了一會，看了一齣猴子戴面具的把戲，想等大夥的行客散了，再去叫黃包車直上太湖邊去。這一個戰略，本是我在旅行的時候常用常効的方法，因為車剛到站，黃包車價總要比平時貴漲幾倍，等大家散盡，車夫看看不得等第二班車了，那

他的價錢就會低讓一點，可以讓到比平時只貴兩成三成的地步。況且從車站到湖濱，隨便走那一條路，總要走個半鐘頭纔能走到，你若急切的去叫車，那客氣一點的車夫，會索價一塊大洋，不客氣的或者竟會說兩塊三塊都不定的。所以夾在無錫的市民中間，上車站前頭的那塊荒地上去看一齣猴犬兩明星合演的拿手好戲，也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因為我在看把戲的中間就在擺布對車夫的戰略呢。殊不知這一次的作戰，我却大大的失敗了。

原來上行特別快車到站是正午十二點的光景，這一班車過後，則下行特快的到來要在下午的一點半過，車夫若送我到湖邊去呢，那下半日的他的買賣就沒有了，要不是有特別的好處，大家是不願意去的。況且時刻又來得不好，正是大家要去吃飯繳車的時候，所以等我從人叢中擠攢出來，想再回到車站前頭去叫車的當兒，空洞的卵石馬路上，只剩了些太陽的影子，黃包車夫却一個也看不見了。

沒有方法，只好唱着“背轉身，只埋怨，自己做差，”而慢慢的踱過橋去，在無錫飯店的門口，反出了一個更貴的價目，纔叫着了一乘黃包車拖我到了迎龍橋下。從迎龍橋起，前面是寬廣的汽車道了，兩公司的駛往梅園的公共汽車，隔十分就有一乘開行，並且就是不坐汽車，從迎龍橋起再坐小照會的黃包車去，也是十分舒適的。到了此地，又是我的世界了，而實際上從此地起，不但有各種便利的車子可乘，就是叫一隻湖船，叫她直搖出去，到太湖邊上去搖牠一晚，也是極容易辦到的事情，所以在一家新的公共汽車行的候車的長凳上坐下的時候，我心裏覺得是已經到了太湖邊上的樣子。

開原鄉一帶，實在是住家避世的最好的地方。九龍山脈，橫亙在北邊，錫山一塔，障得住東來的煙灰煤氣，西南望去，不是龍山山脈的蜿蜒的餘波，便是太湖湖面的鏡光的返照。到處有桑麻的肥地，到處有起屋的良材，耕地的整齊。道路的修廣，和一種和平氣象的橫溢，是在江浙各

農區中所找不出第二個來的好地。可惜我沒有去做官，可惜我不曾積下些錢來，否則我將不買陽羨之田，而來這開原鄉裏置牠的三十頃地。營五畝之居，築一畝之室。竹籬之內，樹之以桑，樹之以麻，養些鷄豚羊犬，好供歲時伏臘置酒高會之資，酒留飯飽，在屋前的太陽光中一躺，更可以叫稚子開一開留聲機器，聽聽克拉衣斯勒的提琴的慢調或卡兒騷的高亢的悲歌。若喜歡看點新書，那火車一搭，只教有半日工夫，就可以到上海的壁板別墅，去買些最近出版的優美的書來。這一點卑卑的願望，啊啊，這一點在大人先生的眼裏看起來，簡直是等於矮子的一個小腳指頭般大的奢望，我究竟要在何年何月，纔享受得到呢？罷罷，這樣的在公共汽車裏坐着，這樣的看看兩岸的疾馳過去的桑田，這樣的注視注視龍山的秋景，這樣的吸收吸收不用錢買的日色湖光，也就可以了，很可以了，我還是不要作那樣的妄想，且念首清詩，聊作個過屠門的大嚼罷！

Mine be a cot beside the hill:

A bee-live's hum shall soothe my ear;  
A willowy brook that turns a mill,  
With many a fall shall linger near.

The swal'ow, oft, beneath my thatch  
Shall twitter from her clay-built nest;  
Oft shall the pilgrim lift the latch,  
And share my meal, a welcome guest.

Around my ivied porch shall spring  
Each fragrant flower that drinks the dew;  
And Lucy, at her wheel, shall sing  
In russet-gown and apron blue.

The village-church among the trees,  
Where first our marriage-vows were given,

With merry peals shall swell the breeze  
And point with taper spire to Heaven.

這樣的在車窗口同詩裏的蜜蜂似的哼着念着，我們的那乘公共汽車，已經駛過了張巷榮巷：駛過了一支小山的腰嶺，到了梅園的門口了。

#### 四

梅園是無錫的大實業家榮氏的私園，係築在去太湖不遠的一支小山上的別業，我的在公共汽車裏想起的那個願望，他早已大規模地爲我實現造好在這裏了，所不同者，我所想的是一間小小的茅篷，而他的却是紅磚的高大的洋房，我是要緩步以當車，徒步在那些桑麻的野道上閑走的，而他却因爲時間是黃金就非坐汽車來往不可的這些遠異。然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看將起來，有錢的人的心理，原也同我們這些無錢無業的閑人的心理是一樣的，我在此地要感謝榮氏的竟能把我的空想去實現而造成這一個梅園，我更要感謝他既造成之後而能把牠開放，並且非但把牠開放，而又能在梅園裏割出一席



地來租給人家，去開設一個接待來遊者的公共膳宿之場。因為這一晚我是決定在梅園裏的太湖飯店內借宿的。

大約到過無錫的人總該知道，這附近的別墅的位置，除了剛幾汽車通過的那枝橫山上的一個別莊之外，要算這梅園的位置算頂好了。這一條小小的東山，當然也是龍山西下的波脈裏的一條，南去太湖，約只有小三里不足的路程，而在這梅園的高處，如招鶴坪前，太湖飯店的二樓之上，或再高處那榮氏的別墅樓頭，南窗開了，眼下就見得到太湖的一角，波光容與，時時與獨山，管社山的山色相掩映。至於園裏的瘦梅千樹，小樹數間，和曲折的路徑，高而不美的假山之類，不過盡了一點點綴的餘功，並不足以語園林營造的匠心之所在的。所以梅園之勝，在牠的位置，在牠的與太湖的接而又離，離而又接的妙處，我的不遠數十里的奔波，定要上此地來借牠一宿的原因，也只想利用利用這一點特點而已。

在太湖飯店的二樓上把房間開好，喝了幾杯既甜且苦的惠泉山酒之後，太陽已有點打斜了，但拿出錶來一看，時間還只是午後的兩點多鐘。我的此來，原想看一看一位朋友所寫過的太湖的落日，原想看看那落日與蘆花相映的風情的，若現在就趕往湖濱，那未免去得太早，後來怕要生出久候無聊的感想來。所以走出梅園，我就先叫了一乘車子，再回到惠山寺去，打算從那裏再由別道繞至湖濱，好去趕上看湖邊的落日。但是錫山一停，惠山一轉，遇見了些無聊的俗物在惠山泉水旁的大嚼豪遊，及許多武裝同志們的沿路的放肆高笑，我心裏就感到了一心的不快，正同被強人按住在腳下，被他強塞了些灰土塵污到肚裏邊去的樣子，我的脾氣又發起來了，我只想登到無人來得的高山之上去盡情吐瀉一番，好把肚皮裏的抑鬱灰塵都吐吐乾淨。穿過了惠山的後殿，一步一登，朝着只有斜陽和衰草在弄情調戲的濯濯的空山，不曉走了多少時候，我竟走到了龍山第一峯的頭茅篷外了。

目的總算達到了，惠山錫山寺裏的那些俗物，都已踏踢在我的腳下。四大皆空，頭上身邊，只剩了一片藍蒼的天色和清淡的山嵐。在此地我可以高嘯，我可以俯視無錫城裏的幾十萬為金錢名譽而在苦鬥的蒼生，我可以任我放開大口來罵一陣無論那一個凡為我所疾惡者，罵之不足，還可以吐他的面，吐而不足，還可以以小便來澆上他的身頭。我可以痛哭，我可以狂歌，我等爬山的急喘回復了一點之後，在那塊頭茅篷前的山峯頭上竟一個人演了半日的狂態，直到喉嚨乾啞，汗水橫流，太陽也傾斜到了很低很低的時候為止。

氣竭聲嘶，狂歌高叫的聲音停後，我的兩隻本來是為我自己的噪聒弄得昏昏的耳裏，忽而沁的鑽入了一層寂靜。風也無聲，日也無聲，天地草木都彷彿在一擊之下變得死寂了，沈默，沈默，沈默，空處都只是沈默。我被這一種深山裏的靜寂壓得怕起來了，頭腦裏却起了一種很可笑的後悔。“不要這世界完全被我罵得陸沈

了哩？”我想，“不要山鬼之類聽了我的嘯聲來將我接受了去，接到了他們的死滅的國裏去了哩？”我又想，“我在這裏踏着的不要不是龍山山頂，不要是陰間的滑油山之類哩？”我再想。於是我就注意看了看四邊的景物，想證一證實我這身體究竟還是仍舊活在這卑污滿地的陽世呢，還是已經闖入了那個鬼也在想革命而謀做閻王的陰間。

朝東望去，遠散在錫山塔後的，依舊是千萬的無錫城內的民家和幾個工廠的高高的煙突，不過太陽斜低了，比起午前的光景來，似乎加添了一點倦意。俯視下去，在東南的角裏，桑麻的林影，還是很濃很密的，並且在那條白線似的大道上，還有行動的耳類的影子在那裏前進呢，那麼至少至少，四周都只是死滅的這一個觀念總可以打破了。我寬了一寬心，更掉頭朝向了西南，太陽落下了，西南全面，只是眩目的湖光，遠處銀藍深澳，當是湖中間的峯面的暮靄，西面各小山的面影，也都變成了紫色了。因為看見了

斜陽，看見了斜陽影裏的太湖，我的已經闖入了死界的念頭雖則立時打消，但是日暮途窮，只一個人遠處在荒山頂上的一種質感，却油然的代之而起。我就伸長了脖子拚命的查看起四面的路來，這時候我實在只想找出一條近而且坦的便道，好避此便道而趕回家去。因為現在我所立着的，是龍山北脈在頭茅峯下折向南去的一條支嶺的高頭，東西南三面只是岩石和泥沙，沒有一條走路的。若再回至頭茅峯前，重沿了來時的那條石級，再下至惠山，則無緣無故便白白的不得不多走許多的回頭曲路，大丈夫是不走回頭路的，我一邊心裏雖在這樣的同小孩子似的想着，但實在我的脚力也有點虛竭了。“啊啊，要是這兒有一所菴廟的話，那我就可以不必這樣的著急了。”我一邊儘在看四面的地勢，一邊心裏還在作這樣的打算，“這地點多麼好啊，東面可以看無錫全市，西面可以見太湖的夕陽，後面是頭茅峯的高頂，前面是朝正南的開原鄉一帶的村落，這裏比起那頭茅峯來，形勢不曉

要好幾十倍，無錫人真沒有眼睛，怎麼這一塊龍山南面的平坦的山嶺却這樣的棄置着而不來造一所菴廟的呢？唉，或者他們是將這一箇好地方留着，留待我來築室幽居的罷？或者幾十年後將有人來因我今天的在此一哭而爲我起一箇痛哭之臺而與我那故鄉的謝氏西臺來對立的罷？哈哈，哈哈。不錯，很不錯。”末後想到了這一箇誇大妄想狂者的想頭之後，我的精神也抖擻起來了，於是拔起腳跟，不管牠有路沒路，只是往前向那條朝南斜拖下去的山坡下亂走。結果在亂石上滑坐了幾次，被荆棘鉤破了一塊小襟和一雙線襪，跳過了幾塊岩石，不到三十分鐘，我也居然走到了那支荒山腳下的墳堆裏了。

到了平地的墳樹林裏來一看，西天低處太陽還沒有完全落盡，走到了離墳不遠的一箇小村子的時候，我看了看表，已經是五點多了。村裏的人家，也已經在預備晚餐，門前晒在那裏的乾草壺箕，都已收拾得好好，老農老婦，都在將暗未暗的天空下，在和他們的孫兒孫女遊耍。我

走近前去，向他們很恭敬的問了問到梅園的路徑，難得他們竟有這樣的熱心，居然把我領到了通汽車的那條大道之上。等我雇好了一乘黃包車坐上，回頭來向他們道謝的時候，我的眼角上却又撲漱漱地滾下了兩粒感激的大淚來。

## 五

山居清寂，梅園的晚上，實在是太冷靜不過。吃過了晚飯，向庭前去一走，只覺得四面都是茫茫的夜霧和每每的荒田，人家也看不出來，更何況乎燈燭輝煌的夜市。繞出園門，正想拖了兩隻倦腳走向南面野田裏去的時候，在黃昏的灰暗裏我却於門邊看見了一張有幾個大字寫在那裏的白紙。摸近前去一看，原來是中華藝大的旅行寫生團的通告。在這中華藝大裏，我本有一位認識的畫家 C 君在那裏當主任的，急忙走向飯店，教茶房去一請，C 君果然來了。我們在燈下談了一會，又出去在園中的高亭上站立了許多時候，這一位不趨時尙，只在自己精進自己的技藝的畫家，平時總老是訥訥不願多說話的，

然而今天和我的這他鄉的一遇，彷彿把他的習慣改過來了，我們談了些以藝術作了招牌，拚命的在運動做官做委員的藝術家的行爲。我們又談到了些設了很好聽的名目，而實際上只在騙取青年學子的學費的藝術教育家的心蹟。我們談到了藝術的真髓，談到了中國的藝術的將來，談到了革命的意義，談到了社會上的險惡的人心，到了嘆聲連發，不忍再談下去的時候，高亭外的天色也完全黑了。兩人伸頭出去，默默地只看了一回天上的幾顆早見的明星。我們約定了下次到上海時，再去江灣訪他的畫室的日期，就各自在黑暗裏分手走了。

大約是一天跑路跑得太多了的緣故罷，回旅館來一睡，居然身也不翻一箇，好好兒的睡着了。約莫到了殘宵二三點鐘的光景，檻外的不知從那一箇廟裏來的鐘聲，儘是當當當當的在那裏慢擊。我起初夢醒，以爲附近報火的鐘聲，但披衣起來，到室外廊前去一看，不但火光看不出來，就是火燒場中老有的那一種叫噪的人號狗



吠之聲也一些兒聽牠不出。庭外如雲如霧，靜浸着一庭殘月的清光。滿屋沈沈，只充滿着一種遙夜酣眠的呼吸。我爲這鐘聲所誘，不知不覺，竟扣上了衣裳，步出了庭前，將我的孤另的一身，浸入了彷彿是要粘上衣來的月光海裏。夜霧從太湖裏蒸發起來了，附近的空中，只是白茫茫的一片。又極的梅樹林中，望過去彷彿是有人立在那裏的樣子。我又慢慢的從飯店的後門，步上了那個梅園最高處的招鶴坪上。南望太湖，也辨不出什麼形狀來，不過只覺得那面的一塊空闊的地方，彷彿是由千千萬萬的銀絲織就似的，有月光下照的清輝，有湖波返射的銀箭，還有如無却有，似薄還濃，一半透明，一半粘溼的湖霧湖烟，假如你把身子用力的朝南一跳，那這一層透明的白網，必能悠揚地牽舉你起來，把你舉送到王母娘娘的後宮深處去似的。這是我當初看了那湖天一角的景象的時候的感想，但當萬籟無聲的這一個月明的深夜，幽幽地慢慢地，被那遠寺的鐘聲，當噲，當噲的接連着幾回有韻律似的催

告，我的知覺幻想，竟覺得漸漸地漸漸地麻木下去了，終至於什麼也不想，什麼也不幹，兩隻腳柔軟地跪坐了下去，眼睛也只同呆了似的釘視住了那悲哀的殘月不能動了。宗教的神秘，人性的幽幻，大約是指這樣的時候的這一種心理狀態而說的罷，我像這樣的和耶蘇教會的以馬內利的聖像似的，被那幽婉的鐘聲，不知魔伏了幾多時，直到鐘聲停住，木魚聲發，和伺——也許是尼姑——的念經念咒的聲音幽幽傳到我耳邊的時候，方纔挺身立起，回到了那旅館的居室裏來，這時候大約去天明總也已經不遠了罷？

回房不知又睡着了幾個鐘頭，等第二次醒來的時候，前窗的帷幃縫中却漏入了幾行太陽的光線來。大約時候總也已不早了，急忙起來預備了一下，吃了一點點心，我就出發到太湖湖上去。天上雖各處飛散着雲層，但晴空的缺處，看起來仍可以看得到底的，所以我知道天氣總還有幾日好晴。不過太陽光太猛了一點，空氣裏似乎有多量的水蒸氣含着，若要登高處去望遠景，

那像這一種天氣是不行的，因為晴而不爽，你不能從厚層的空氣裏辨出遠處的寒鴉林樹來，可是只要看看湖上的風光，那像這樣的晴天，也已經是儘够的了。并且昨晚上的落日沒有看成，我今天却打算犧牲牠一天的時日，來試試太湖裏的遠征，去找出些前人所未見的島中僻景來，這是當走出園門，打楊莊的後門經過，向南走入野田，在走上太湖邊上去的時候的決意。

太陽升高了，整潔的野田裏已有早起的農夫在關土了。行經過一塊桑園地的時候，我且看見了兩位很修媚的姑娘，頭上罩着了一塊白布，在用了一根竹桿，打下樹上的已經黃枯了的桑葉來。聽她們說這也是蠶婦的每年秋季的一種工作，因為枯葉在樹上懸久了，那老樹的養分不免要為枯葉吸幾分去，所以打牠們下來是很要緊的，并且黃葉乾了，還可以拿去生火當柴燒，也是一舉兩得的事情。

在野田裏的那條通至湖濱的泥路，上面鋪着的儘是些細碎的介蟲殼兒，所以陽光照射下

來，有幾處雖祇放着明亮的白光，但有幾處簡直是在發紅霓似的彩色。

像這樣的有朝陽晒着的野道，像這樣的有林樹小山圍繞着的空間，況且頭上又是青色的天，腳底下并且是五彩的地，飽吸着健康的空氣，擺行着不急的步伐，朝南的走向太湖邊去，真是多麼美滿的一幅清秋行樂圖呀！但是風雲莫測，急變就起來了，因為我走到了管社山脚，正要沿了那條山脚下新開的步道走向太湖旁的一小灣俗名五里湖濱的時候，在山道上朝着東面的五里湖心却有兩位著武裝背皮帶的同志和一位穿長袍馬褂的先生立在那裏看湖面的扁舟。太陽光直射在他們的身上，皮帶上的鍍鏤的金屬，在放異樣的閃光。我毫不留意地走近前去，而聽了我的脚步聲將頭掉轉來的他們中間的武裝者的一位，突然叫了我一聲，吃了一驚我張開了大眼向他一看，原來是一位當我在某地教書的時候的從前的學生。

他在學校裏的時候本來就是很會出風頭

的，這幾年來際會風雲，已經步步高昇成了黨國的要人了，他的名字我也曾在報上看見過幾多次的，現在突然的在這一箇地方被他那麼的一叫，我真駭得顏面都變成了土色了。因為兩三年來，流落江湖，不敢出頭露面的結果，我每遇見一箇熟人的時候，心裏總要怦怦的驚跳。尤其是在最近被幾位滿含惡意的新聞記者大書了一陣我的叛黨叛國的記載以後，我更是不敢向朋友親戚那裏去走動了，而今天的這一位同志，却是黨國的要人，現任的中央機關裏的常務委員，若論起罪來，是要從他的手中發落的，冤家窄路，這一關叫我如何的偷逃過去呢？我先發了一陣抖，立住了腳呆木了一下，既一而想，橫豈逃也逃不脫了，還是大著胆子迎上去罷，於是就立定主意保持着若無其事的態度，前進了幾步，和他握了握手。

“呵！怎麼你也會在這裏！”我很驚喜似地裝着笑臉問他。

“真想不到在這裏會見到先生的，近來身

體怎麼樣？臉色很不好哩！”他也是很歡喜地問我。看了他這態度，我的胆子放大了，於是就造了一篇很圓滿的歷史出來報告給他聽。

我說因為身體不好，到太湖邊上來養病已經有二年多了，自從去年夏天起，並且因為閑空不過，就在這裏聚攏了幾箇小學生來在教他們的書，今天是禮拜，所以纔出來走走，但吃中飯的時候却非要回去不可的，書房是在城外××橋××巷的第××號，我並且要請他上書房去坐坐，好細談談別後的闊天。我這大胆的謊語原也已經聽見了他這一番來錫的任務之後纔敢說的，因為他說他是來查勘一件重大黨務的，在這太湖邊上一轉，午後還要上蘇州去，等下次再有來無錫的機會的時候再來拜訪，這是他的遁辭。

他為我介紹了那另外的兩位同志，我們就一同的上了萬頃堂，上了管社山，我等不到一碗清茶泡淡的時候，就設辭和他們告別了。這樣的我在驚恐和疑懼裏，總算訪過了太湖，遊盡了無錫，因為中午十二點的時候我已同逃獄囚似的

伏在上行車的一角裏在喝壓驚的“苦配”啤酒了。這一次遊無錫的回味，實在也正同這啤酒的味兒差彷彿不多。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作者在途中記

原书空白页



## 楊梅燒酒

病了半年，足跡不曾出病房一步，新近起床，自然想上什麼地方去走走。照新的說法，是去轉換轉換空氣；照舊的說來，也~~好~~去祓除祓除邪孽的不祥；總之久蟄思動，大約也是人之常情，更何況這氣候，這一箇火熱的土王用事的氣候，實在在逼人不得不向海天空闊的地方去躲避一回。<sup>之</sup>所以我首先想到的，是日本的溫泉地帶，北戴河，威海衛，青島，牯嶺等避暑的處所。但是衣衫襤褸，體弱不全的上半年來的經濟狀

况，又不許我有這一種模仿普羅大众的闊綽的行爲。尋思的結果，終覺得還是到杭州去好些；究竟是到杭州去的路費來得省一點，此外我并且還有一位舊友在那裏住着，此去也好去看他一看，在燈昏酒滿的街頭，也可以去和他敘一敘七八年不見的舊離情。

像這樣決心以後的第二天午後，我已經在湖上的一家小飯館裏和這位多年不見的老朋友在吃應時的楊梅燒酒了。

屋外頭是同在赤道直下的地點似的伏裏的陽光，湖面上滿泛着微溫的泥水和從這些泥水裏蒸發出來的略帶腥臭的汽層兒。大道上車夫也很少，來往的行人更是不多。飯館的灰塵積得很厚的許多桌子中間，也只坐有我們這兩位點菜要先問一問價錢的顧客。

他——我這一位舊友——和我已經有七八年不見了。說起來實在話也很長，總之，他是我在東京大學裏念書時候的一位預科的級友。畢業之後，兩人東奔西走，各不往來，各不曉得各

的住址，已經隔絕了七八年了。直到最近，似乎有一位不良少年，在假了我的名氏向各處募款，說：“某某病倒在上海了，現在被收留在上海的一箇慈善團體的××病院裏。四海的仁人君子，諸大善士，無論和某某相識或不相識的，都希望惠賜若干，以救某某的死生的危急。”我這一位舊友，不知從什麼地方，也聽到了這一箇消息，在一箇月前，居然也從他的血汗的收入裏割出了兩塊錢來，鄭重其事地匯寄到了上海的××病院。在這××病院內，我本來是有一位醫士認識的，所以兩禮拜前，他的那兩元義捐和一封很簡略的信終於由那一位醫士轉到了我的手裏。接到了他這封信，並且另外更發見了有幾處有我署名的未完稿件發表的事情之後，向遠近四處去一打聽，我纔原原本本的曉得了那一位不良少年所作的在前面已經說過的把戲。而這一齣實在也是滑稽得很的小悲劇，現在却終於成了我們兩箇舊友的再見的基因。

他穿的是肩頭上有補綴的一件夏布長衫，

進飯館之後，這件長衫却被兩箇鈕扣吊起，掛上壁上去。所以他和我，都只剩了一件汗衫，一條短褲的野蠻形狀。當然他的那件汗衫比我的來得黑，而且背脊裏已經有兩箇小孔了，而我的那件哩，却正是在上海動身以前剛化了五毫銀幣新買的國貨。

他的相貌，非但同七八年前沒有絲毫的改變，就是同在東京初進大學預科的那一年，也還是一個樣兒。嘴底下的一簇繞腮鬚，還是同十幾年前一樣，似乎是剛剃過了三兩天的樣子，長得正有一二分厚，遠看過去，他的下巴像一個倒掛在那裏的黑漆小木魚。說也奇怪，我和他同學了四五年，及回國之後又不見了七八年的中間，他的這一簇繞腮鬚，總從沒有過長得較短一點或較長一點的時節。彷彿是他娘生他下地來的時候，這鬚影就那麼地生在那裏，以後直到他死的時候，也不會發生變化似的。他的兩隻似乎是哭了一陣之後的腫眼，也仍舊是同學生時代一樣，只是朦朧地在看着鼻尖，淡含着一味莫名其

妙的笑影。額角仍舊是那麼寬，額骨仍舊是高得很，額骨下的臉頰部仍舊是深深地陷入，窩裏總有一箇小酒盃好擺的樣子。他的年紀，也仍舊是同學生時代一樣，看起來，從二十五歲起五十二歲止的中間，無論那一箇年齡都可以看的。

當我從火車站下來，上離車站不遠的一箇暑期英算補習學校——這學校也真是倒霉，簡直是像上海的專吃二房東飯的人家的兩間閣樓——裏去看他的時候，他正在那裏上課。一間黑漆漆的矮屋裏，坐著八九個十四五歲的呆笨的小孩，眼睛呆呆的在注視著黑板。他老先生背轉了身，伸長了時時在起痠癢的手，儘在黑板上寫數學的公式和演題，屋子裏聲息全無，只充滿著滴滴答答的他的粉筆的響聲。因此他那一箇圓背和那件有一大塊被汗濕透的夏布長衫，就很惹起了我的注意。我在樓下向他們房東問他的名字的時候，他在樓上一定是聽見的，同時在這樣靜寂的授課中間，我的一步一步走上樓去的腳步聲，他總也不會不聽到的，當我上樓之後，

他的學生全部向我注視的一層眼光，就可以證明，但是向來神經就似乎有點麻木的他，竟動也不動一動，仍在繼續着寫他的公式，所以我只好靜靜的在後一排學生的一箇空位裏坐落。他把公式演題在黑板上寫滿了，又從頭至尾的看了一遍，看有沒有寫錯，又朝黑板空咳了兩三聲，又把粉筆放下，將身上的粉末打了一打乾淨，纔慢慢的旋轉身來。這時候他的額上嘴上，已經盛滿了一顆顆的大汗，他的紅腫的兩眼，大約總也已滿被汗水封沒了罷，他竟沒有看到我而若無其事的又講了一陣，纔宣告算學課畢，教學生們走向另一間矮屋裏去聽講英文。樓上起了動搖，學生們爭先恐後的奔往間壁的那間矮屋裏去了，我總徐徐的立起身來，走近了他，把手伸出向他的粘濕的肩頭上拍了一拍。

“噢，你是幾時來的？”

終於他也表示出了一種驚異的表情，舉起了他那兩隻朦朧的老在注視鼻尖的眼睛。左手捏住了我的手，右手他就在袋裏摸出了一塊黑

而且濕的手帕來揩他頭上的汗。

“因為教書教得太起勁了，所以你的上來，我竟沒有聽到。這天氣可真了不得。你的病好了麼？”

他接連着說出了許多前後不接的問我的話，這是他的興奮狀態的表示，也還是學生時代的那一種樣子。我略答了他一下，就問他以後有沒有課了。他說：

“今天因為甲班的學生，已經畢業了，所以只剩了這一班乙班，我的數學教完，今天是沒有課了。下一箇鐘頭的英文，是由校長自己教的。”

“那麼我們上湖濱去走走，你說可以不可以？”

“可以，可以，馬上就去。”

於是乎我們就到了湖濱，就上了這一家大約是第四五流的小小的飯館。

在飯館裏坐下，點好了幾盤價廉可口的小菜，楊梅燒酒也喝了幾口之後，我們纔開始細細

的談起別後的天來。

“你近來的生活怎麼樣？”開始頭一句，他就問起了我的職業。

“職業雖則沒有，窮雖則也窮到可觀的地步，但是吃飯穿衣的幾件事務，總也勉強的在這裏支持過去。你呢？”

“我麼？像你所看見的一樣，倒也還好。這暑期學校裏教一箇月書，倒也還有十六塊大洋的進款。”

“那麼暑期學校完了就怎麼辦哩？”

“也就在那裏的完全小學校裏教書，好在先生只有我和校長兩箇，十六塊錢一月是不會沒有的。聽說你在做書，進款大約總還好罷？”

“好是不會好的，但十六塊或六十塊裏外的錢是每月弄得到的。”

“說你是病倒在上海的養老院裏的這一件事情，雖然是人家的假冒，但是這假冒者何以偏又要來使用像你我這樣的人的名



義哩？”

“這大約是因為這位假冒者受了一點教育的害毒的緣故。大約因為他也是和我一樣的有了一點智識而沒有正當的地方去用。”

“噯，噯，說起智識的正當的用處，我倒現在也正在這裏想。我的應用化學的智識，回國以後雖則還沒有用到過一天，但是，但是，我想這一次總可以成功的。”

談到了這裏，他的顏面轉換了方向，不在向我看了，而轉眼看向了外邊的太陽光裏。

“噯，這一回我想總可以成功的。”

他簡直是忘記了我，似乎在一箇人獨語的樣子。

“初步機械二千元，工廠建築一千五百元，一千元買石英等材料和石炭，一千元人夫廣告，噯，廣告却不可以不登，總計五千五百元。五千五百元的資本。以後就可以燒製出品，算牠只出一百塊的製品一天，那

麼一三得三，一箇月三千塊。一年麼三萬六千塊。打一箇八折，三八兩萬四，三六一千八，總也還有兩萬五千八百塊。以六千塊還資本，以六千塊做擴張費，把一萬塊錢來造牠一所住宅，噯，住宅，當然公司裏的人是可以來住的。那麼，那麼，只教一年，一年之後，就可以了。……”

我只聽他計算得起勁，但簡直不曉得他在那裏計算些什麼，所以又輕輕地問他：

“你在計算的是什麼？是明朝的演題麼？”

“不，不：我說的是玻璃工廠，一年之後，本利償清，又可以拿出一萬塊錢來造一所共同的住宅，嚇，你說多麼占利啊！噯，這一所住宅，蓋好之後，你還可以來住哩，來住着寫書，並且順便也可以替我們做點廣告之類，好不好？乾杯，乾杯，乾了牠這一杯燒酒。”

莫名其妙，他把酒杯擎起來了，我也只得和

他一道，把一杯楊梅已經吃了剩下來的燒酒乾了。他乾下了那半杯燒酒，緊閉着嘴，又把眼睛閉上，陶然地靜止了一分鐘。隨後又張開了那雙紅腫的眼睛，大聲叫着茶房說：

“堂倌！再來兩杯！”

兩杯新的楊梅燒酒來後，他緊閉着眼，背靠着後面的板壁，一隻手拿着手帕，一次一次的揩拭面部的汗珠，一隻手儘是一箇一箇的拿着楊梅在往嘴裏送。嚼着靠着，眼睛閉着，他一面還儘在哼哼的說着：

“噯，噯，造一間住宅，在湖濱造一間洋式的住宅。玻璃，玻璃麼，用本廠的玻璃，麥斯新格拉斯。一萬塊錢，一萬塊大洋。”

這樣的哼了一陣，吃楊梅吃了一陣了，他又忽而把酒杯舉起，睜開眼叫我說：

“喂，老同學，朋友，再乾一杯！”

我沒有法子，所以只好又舉起杯來和他乾了一半，但看看他的那杯高玻璃杯的楊梅燒酒，却是楊梅與酒，都已吃完了。喝完酒後，一面又

閉上眼睛，向後面的板壁靠着，一面他又高叫着堂信說：

“堂信！再來兩杯！”

堂信果然又拿了兩杯盛得滿滿的楊梅與酒來，擺在我們的面前。他又同從前一樣的閉上眼睛，靠着板壁，在一箇楊梅，一個楊梅的往嘴裏送。我這時候也有點喝得醺醺地醉了，所以什麼也不去管牠，只是沈默着在桌上將兩手叉住了頭打瞌睡，但是在還沒有完全睡熟的耳旁，只聽見同蜜蜂叫似的他在哼着說：

“啊，真痛快，痛快，一萬塊錢！一所湖濱的住宅！一箇老同學，一位朋友，從遠地方來，喝酒，喝酒，喝酒！”

我因為被他這樣的在那裏叫着，所以終於睡不舒服。但是這伏天的兩杯楊梅燒酒，和半日的火車旅行，已經弄得我倦極了，所以很想馬上去就近尋一箇旅館來睡一下。這時候正好他又睜開眼來叫我乾第三杯燒酒了，我也順便清醒了一下，睜大了雙眼，和他真真地乾了一杯。等

這一杯似甘非甘的燒酒落肚，我却也有點支持不住了，所以就教堂信過來算賬。他看見了堂信過來，我在付賬了，就同發了瘋似的突然站起，一隻手叉住了我那隻捏着紙幣的右手，一隻左手儘在褲腰左近的皮袋裏亂摸，等堂信將我的紙幣拿去，把找頭的銅元角子拿來擺在桌上的時候，他臉上一青，紅腫的眼睛一吊，順手就把桌上的銅元抓起，鏘丁丁的擲上了我的面部。撲搭地一響，我的右眼上面的太陽穴裏就涼陰陰地起了一種刺激的感覺，接着就有點痛起來了。這時候我也被酒精激刺着發了作，呆視住他，大聲地喝了一聲：

“喂，你發了瘋了麼，你在幹什麼？”

他那一張本來是畸形的面上，弄得滿面青青，漲溢着一層殺氣。

“操你的，我要打倒你們這些資本家，打倒你們這些不勞而食的畜生，來，我們來比比腕力看。要你來付錢，你算在賣富麼？”

他眉毛一豎，牙齒咬得緊緊，捏起兩個拳頭，狠命的就撲上了我的身邊。我也覺得氣極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和他扭打了攏來。

白丹，丁當，撲落撲落的桌椅杯盤都倒翻在地上了，我和他兩箇就也滾跌到了店門的外頭。兩箇人打到了如何的地步，我簡直不曉得了，只聽見四面譁譁譁譁的趕聚了許多閑人車夫巡警攏來。

等我睡醒了一覺，渴想着水喝，支着鱗傷遍體的身體在第二分署的木柵欄裏醒轉來的時候，短短的夏夜，已經是天將放亮的午前三四點鐘的時刻了。

我睜開了兩眼，向四面看了一週，又向柵欄外剛走過去的一位值夜的巡警問了一箇明白，纔朦朧地記起了白天的情節。我又問我的那位朋友呢，巡警說，他早已酒醒，兩點鐘之前回到城站的學校裏去了。我就求他去向巡長回稟一聲，馬上放我回去。他去了一刻之後，就把我的長衫草帽并錢包拿還了我。我一面把衣服穿上，

出去去解了一箇小解，一面就請他去倒一碗水來給我止渴。等我將五元紙幣私下塞在他的手裏，帶上草帽，由第二分署的大門口走出來的時候，天已經完全亮了。被曉風一吹，頭腦清醒了一點，我却想起了昨天午後的事情全部，同時在心坎裏竟同觸了電似地起了一層淡淡的憂鬱的微波。

“啊啊，大約這就是人生罷！”

我一邊慢慢地向前走着，一邊不知不覺地從嘴裏却念出了這樣的一句獨白來。

(一九三〇年八月信)

原书空白页



## 十三夜

那一年，我因為想完成一篇以西湖及杭州市民氣質為背景的小說的緣故，寄寓在裏湖惠中旅館的一間面湖的東首客室裏過日子。從殘夏的七月初頭住起，一直住到了深秋的九月，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了，而我打算寫的那篇小說，還是一箇字也不會著筆。或跑到旗下去喝喝酒，或上葯峯附近一帶去爬爬山，或雇一隻湖船，教牠在南北兩峯之間的湖面上蕩漾蕩漾，過日子是很快的，不知不覺的中間，在西湖上已經住了

有一百來天了，在這一百來天裏，我所得到的結果，除去認識了一位奇特的畫家之外，便什麼事情也沒有半點兒做成。

我和他的第一次的相見，是在到杭州不久之後的一天晴爽的午後。這一天的天氣實在是太美滿了，一箇人在旅館的客室裏覺得怎麼也坐守不住。早晨從東南吹來的微風，掃淨了一天的雲翳，並且眩目的太陽光線，也因這大空的氣息之故而減輕了熱度。湖面上的山色，恰當前天新雨之後，綠得油潤得可憐，彷彿是畫布上新畫未乾的顏料。而兩堤四岸間的亭臺橋壁，都同凸面彫刻似的點綴在澄澈的空氣和蔚藍的天光水色之中。

我吃過了午飯，手裏頭捏弄着踢牙的牙籤，慢慢地從裏湖出來一會兒竟走到了西冷橋下。在蘇小墳亭裏立了一回，接受了幾陣從湖面上吹來的涼風，把頭上的稍微有點濕潤的汗珠揩了一下，正想朝東走過橋去的時候，我的背後却忽而來了一隻銅欄小艇。那箇划船的五十來歲

的船家，也實在風雅不過，聽了他那一句兜我的言語，我覺得怎麼也不能拂逆他的盛意了。他說：

“先生：今天是最好的西湖七月天，爲什麼不上三潭印月去吃點蓮蓬雪藕？”

下船坐定之後，我也假裝了風雅，笑着對船家說：

“船家，有兩句詩在這裏，你說好不好，叫作‘獨立橋頭閣似鶴，有人邀我吃蓮蓬。’”

“你先生真是出口成章，可惜現在沒有府考道考了，否則放考出來我們還可以來領取你一二百錢的賞錢哩。”

“哈哈，你倒是一位封建的遺孽。”

“怎麼不是呢？看我雖則是這麼的一箇船家，倒也是前清的縣學童生哩！”

這樣的說說笑笑，船竟很快的到了三潭印月了，是在三潭印月的九曲橋頭，我在這一天的午後，就遇到了這一位畫家。

船到三潭印月的北碼頭後，我就教船家將划子繫好，同我一同上去吃蓮蓬去。離碼頭走了幾步，轉了幾箇灣，遠遠的在一處橋亭角上，却有一大堆划船的船家和遊人圍住在那裏看什麼東西。我也被挑動了好奇心，順便就從橋頭走上了長橋，走到了那一處衆人正在圍觀的地方。捱將近去一看，在衆人的圍裏却坐着一位豐姿瀟灑的畫家，靜靜地在朝了畫布作畫。他的年齡我看不出來，因為我立在他的背後，沒有看見他的面部。但從背形上看去，他的身體却是很瘦削的。頭上不消說是一頭長而且黑的亂髮。他若立起身來，我想他的身長總要比一般人的平均高度高一二寸，因為坐在矮矮的三角架上的他的額部，還在我們四周立着圍觀者的肩胛之上。

我靜靜地立着，守視了他一會，並且將畫上的景色和實物的自然比較對看了一陣。畫布上畫在那裏的是從橋上看過去的一截堤柳，和一枝大樹，并在樹後的半角樓房。上面空處，就是水和天的領域，再遠是很淡很淡的一痕遠山城

市的微形。

他的筆觸，雖則很柔婉，但是並不是纖弱無力的，調色也很明朗，不過並不是淺薄媚俗的。我看我們同時代者的畫，也着實看得不少了，可是能達到像他這樣的調和諧整地截取自然的地步的，却也不多。所以我就立定了主意，想暫時站在那裏，等他朝轉頭來的時候，可以看一看他的面貌。這一箇心願，居然在不意之中很快的就達到了，因為跟我上來立在我背後的那位船家似乎有點等得不大耐煩起來的樣子，竟放大了聲音叫了我一聲說：

“做詩的先生，我們還是去吃蓮蓬去罷！”

聽到了這一聲叫喊，圍觀者的眼睛，大家都轉視到我們的身上來了，本來是背朝着了我們在那裏靜心作畫的這一位畫家，也同吃了一驚似地朝轉了身來。我心裏倒感到了一點羞臊和歉仄，所以就俯倒了頭匆匆旋轉身來，打算馬上走開，可以避去衆人的凝視。但是正將身體旋轉了一半的時候，我探目一望，却看見了一眼這位畫

家的也正在朝向轉來的側臉。他的鼻子很高，面形是長方形，但是面色却不甚好。不曉是什麼緣故，從我這匆匆的一眼看來，覺得他的側面的表情，是很憂鬱而不安定的，和他在畫上表現在那裏的神韻却完全是相反的樣子。

和他的第一次的見面，就這樣的匆匆走散了。走散了之後，我也馬上就忘記了他。

過了兩箇禮拜，我依舊的在旅館裏閑住着，吸吸煙，喝喝酒，間或看看書，跑出去到湖上去放放船。可是在一天禮拜六的下午，我却偶然間遇見了一位留學時代的舊友，地點是在西冷印社。

他本來是在省立中學裏當圖畫教員的，當我初到杭州的時候，我也明曉得他是在杭州住着，但我因為一箇人想靜靜裏的先把那篇小說寫好，然後再去尋訪朋友，所以也並沒有去看他。這一天見到了之後，在西冷印社裏喝了一歇茶，他就約我於兩箇鐘頭之後，上西園去吃晚飯。

到了時間，我就從旅館坐了一乘黃包車到旗下去。究竟是中元節後了，坐在車上只覺得襟袖之間暗暗地襲來有一陣陣的涼意。遠遠看到的旗營的燈火，也彷彿是有點帶着秋味，並不覺得十分熱鬧的樣子。

在西園樓上吃晚飯的客人也並不多，我一走上三樓的扶梯，就在西面臨湖的桌上辨出了我那位朋友的形體來。走近前去一看，在我那位朋友的對面，還有一位身材高高，面形瘦削的西裝少年坐着。

我那位朋友邀我入座之後，就替我們介紹了一番，於是我就曉得這一位青年姓陳，是臺灣籍，和我那位朋友一樣，也是上野美術學校洋畫科的出身。聽到了這一個履歷，我就馬上想起了十幾天前在三潭印月看見過的那一位畫家。他也放着爛爛的目光，默默地儘在看我的面部。我倒有點覺得被他看得不自在起來了，所以只好含了微笑，慢慢地對他說：

“陳君，我們是在三潭印月已經見過

面了，是不是？”

到此他纔改轉了沈默呆滯的面容，笑着對我說：

“是的，是的，我也正在回想，彷彿是  
和你在什麼地方已經見過面似的。”

他笑雖則在笑，但是他的兩顆黑而且亮的瞳神，終是陰氣森森地在放射怕人的冷光，並且在他的笑容周圍，看起來也像是有一層莫名其妙的凄寂味籠罩在那裏的神氣。把他的面部全體的表情，總括起來說一句的話，那他彷彿是在疑懼我，畏怕我，不敢接近前來的樣子，所以他的一舉一動，都帶有些不安定，不自在的色彩。因此他給我的這最初的印象，真覺得非常之壞。我的心裏，馬上也直接受了他的感染，暗暗裏竟生出了一腔無端的憂鬱。

但是兩斤陳酒，一箇鮑魚，和幾盤炒菜落肚之後，大家的興致却好起來了。我那位朋友，也同開了話匣子一樣，言語渾同水也似的泛流了出來。畫家陳君，雖只是沈默吞在羞縮地微笑，時或對我那位朋友提出一兩句抗議和說明，



但他的態度却比前更活潑自然，帶起可愛的樣子來了。

“喂，老陳，你的夢，要到什麼時候纔醒？”

這是我那位朋友取笑他的一大串話的開端。

“你的夢裏的女人，究竟尋着了沒有？從台灣到東京，從東京到中國。到了這兒，到了這一箇明媚的西湖邊上，你難道還要來繼續你學生時代的舊夢麼？”

據我那位朋友之所說，則畫家陳君在學生時代，就已經是一位夢想家了。祖籍是福建，父祖遷居在臺灣，家境是很好的。然而日本的帝國主義，却壓迫得他連到海外去留學的機會也沒有。雖有巨萬的不動產，然而財政管理之權，是全在征服者的日本人的手裏，縱使你家裏每年有二三萬的收入，可是你想拿出一二萬塊錢到日本國境以外的地方來使用是辦不到的。他好容易到了東京，進了日本國立的美術學校，辛了業，在二科展覽會裏入了選，博得了日本社會一般美

術愛好者的好批評，然而行動的不自由，被征服者的苦悶，還是同一般的台灣民衆一樣。於是乎他就不得不隻身逃避到這被征服以前的祖國的中國來。逃雖則逃到了自由之邦的中國來了，可是他的精神，他的自小就被壓迫慣的靈心，却已經成了一種向內的，不敢自由發展的偏執狂了，所以待人接物，他總免不了那一種疑懼的，躊躇的神氣，所以到了二十八歲的現在，他還不敢結婚，所以他的追逐夢影的習慣，竟成了他的第二箇天性。

“喂，老陳，你前回所見到的那一箇女性，仍舊是你的夢想的產物，你知道麼？西湖上那裏有這一種的奇裝的女子？即使依你之說，說她是一箇尼庵的出家人罷，可是年輕的比丘尼，那裏有到曉上一箇人出來閑走的道理？并且裏湖一帶，並沒有一箇尼庵，那是我所曉得的。假使她是照瞻臺附近的尼姑呢，那到了那麼的時候，她又何以會一箇人走上那樣荒僻的葛嶺山來？這完

全是你的夢想，你一定是在那裏做夢，真是荒唐無稽的夢。”

這也是由我那位朋友的嘴裏前後敘述出來的情節，但是從陳君的對這敘述的那種欲說還休只在默認的態度看來，或者也許的確是他實際上經歷過的遭遇，並不是空空的一閃夢想。

情節是如此的：七月十三的晚上，月亮分外的清。陳君於吃完晚飯之後，一箇人在高樓上看看湖心，看看山下的煙樹人家，竟不覺多喝了一斤多的酒。夜愈深沈，月亮愈是晶瑩皎潔了，他叫叫道菩薩沒有回音，就一箇人走下了抱朴廬來——他本來寄寓在抱朴廬的樓上的——想到山下去買點水菓來解解渴。但是一走下抱朴廬大門外的石級，在西面的亭子裏月光陰處，他忽兒看見了一位白衣的女人似的背影，佇立在那裏看亭外面的月亮。他起初一看，還以為是自己的睜眼的昏花，在銀灰的月色裏錯視出來的幻影，因而就立住了腳，擦了一擦眼睛。然而第二眼再看的時候，却是千真萬實的事實了，因為

這白衣人竟從亭檐陰處走向了月亮的光中。在她的斜平的白衣肩膀上，他并且還看出了一排拖下的濃黑的頭髮來。他以為他自己的脚步声，已經被她聽見，她在預備走下臺階，逃向山下去了，所以就攔住了氣，儘立在那裏守視着她的動靜。她的面部是朝南向着山下的，他雖則去她有五六丈路，在她的背後的東北面的地方，然而從地勢上說來，他所占的却是據高臨下，完全可以守視住她的行動的位置。

她在亭前的月光裏悠悠徘徊了一陣，又直立了下來不動了，他纔感覺到了自己呆立在那裏的危險，因為她若一旋轉頭來，在這皎潔的月光裏，他的身體全部，是馬上要被她看見的。於是乎他就急速伏下了身體，攔住氣，提着腳，極輕極輕，同爬也似地又走下了兩三級石級。從那一塊地方，折向西去，爬過一塊假山石頭，他就可以穿出到亭子的北面，躲避上假山石和亭子的陰影中去的。這近邊的地理，因為住得較久，他是再熟悉也沒有的了，所以在這一方面他覺

得很可以自信。幸而等他輕腳輕手地爬到了亭子北面的假山石下的時候，她的身體，還是直立在月光裏沒有動過。現在他和她的距離却只有二三丈的間隔了，只教把脖子伸一伸長，他可以看見得她清清楚楚。

她穿的是一件白色的同寢衣似的大袖寬身的長袍，腰把裏束着一塊也是白色的兩邊拖下的闊的東西。袍子和束腰的東西的材料，不是薄綢，定是絲絨，因為看過去覺得柔軟得很，在明亮的月光裏，並且有幾處因光線屈折的關係，還彷彿是淡淡地在那裏放光。

她的身材並不高，然而也總有中等的男子那麼的尺寸，至於身體的肥瘠哩，雖看不得十分清楚；但從她的斜垂的兩隻肩膀，和束腰帶下的一團肥突的後部看來，却也並不是十分瘦弱的。

她靜靜地儘在月光裏立着，他躲在假山石後儘在觀察她的姿態身體；忽而一枝樹枝，息漚漚地在他的頭上空中折了掉下來了；她立刻

就回轉了頭來，望向他正在藏躲着的那一大堆黑影之中。她的臉部，於是也就被他看見了。全體是一張中突而滿圓的臉，鼻梁的齊勻高整，是在近代的東洋婦女中少見的典型。而比什麼都還要使他驚嘆的，是她臉上的純白的肉色和雪嫩的肌膚。他麻醉倒了，簡直忘記了自己在這一忽兒所處的地位，和在他面前的是一個嬌羞怯弱的女性，從假山石後他竟把蹲伏在那裏的身體立了直來，伸長了脖子，張大了眼睛，差不多是要把她的身體全部生生地收入到他自己的兩隻眼眶裏去的樣子。

她向黑影裏注視了一會，似乎也覺察到了，燭然一笑，朝轉了頭，就從月光灑滿的庭前石級上同游也似地一級一級走下了山去。

他突然同受了雷擊似的昏呆了一下，眼看着她的那很柔軟的身體從亭邊走了下去，小了下去。等他恢復了常態，從躲藏處慌忙衝出，三腳兩步，同猿猴一樣跳着趕下石級來的時候，她的踪影却已經完全不見了。

“這一晚，我直到天明沒有睡覺。葛嶺山脚附近的庵院別墅的周圍，我都去繞了又繞看了又看。但是四邊岑寂，除了濃霜似的月光和團團的黑影以外，連蠟燭火的微光都看不到一點。上抱朴廬去的那一條很長的石級，上上下下我也不知上落了幾次。直到附近的曉鐘動了，月亮斜近了天竺，我纔同生了一場大病似的拖了這一箇疲倦到將要死快的身體走回抱朴廬去。”

等我那位朋友，斷斷續續地將上面的那段情節說完了以後，陳君纔慢慢的加上了這幾句說出他當時的興奮狀態來的實話。同時他的臉上的表情，也率真緊張了起來，彷彿這一回的冒險，還是幾刻鐘以前的事情的樣子。

這一晚我們談談說說，竟忘了時間的遲暮。直等到西園樓上的顧客散盡，茶房將遠處的幾盞電燈熄滅的時候，我們纔付賬起身。我那位朋友在西園的門口和我們別去，我和陳君兩人就一道地坐車回轉了裏湖，這時候半規下弦的月

亮，已經在東天昇得有丈把高了。

自從這一回之後，陳君和我就算結成了朋友。我和他因為住處相近，雖不日日往來，然而有時候感到了無聊，我也著實上山去找過他好幾次。

兩人雖則說是已經相識了，可是我每次去看他，驟然見面，那一種不安疑懼的神氣，總還是浮露在他的面上，和初次在西園與他相見的時候差仿不多。非但如此，到了八月之後，他的那副本來就不大健康的臉色，越覺得難看了，青灰裏且更加上了一層黑黢黢的死色。一頭頭髮也長得特別的長，兩隻陰森森的大眼，因為他近來似乎加瘦了的原因，看起來越覺得兇猛而有點可怕。

我每次去看他，總勸他少用一點功，少想一點心事，請他有便有空，常到我的旅館裏來坐坐，但他總是默默地笑笑，向我點點頭，似乎是容易不肯走下山來的樣子。

時間匆忙地過去了，我閑居在旅館裏，想寫



的那篇小說，終於寫不上手。八月十三的那一天晚上，月光分外的亮，天空裏一點兒雲影也沒有，連遠近的星宿都不大看得清楚。我吃過晚飯，滅黑了電燈，一箇人坐在房間外面的走廊上抽着煙在看湖面的月華和孤山的樹木。這樣的靜坐了好久，忽而從附近的地方聽見了一聲非常悲切，同半夜裏在動物園邊上往往聽得見的那一種動物的嘯聲。已經是薄寒的晚上了，突然間聽到了這一聲長嘯，我的毛髮竟不自覺地竦豎了起來。叫茶房來一問，纔曉得附近的一所廟宇，今天被陸軍監獄占領了去，新遷入了幾箇在入監中發了瘋的犯人，這一聲長嘯，大約是瘋人的叫喚聲無疑。經了這一次突然的驚駭，我的看月亮的雅興也沒有了，所以老早就上了床，打算睡一睡足，明朝一早起來，就好動手寫我的那篇小說。

大約是天也快亮了的早晨四五點之間的時候罷，我忽而從最沈酣的睡夢裏被一陣敲門聲驚醒了轉來。糊裏糊塗慌張着從被窩裏坐起，我

看見床前電燈底下，悄然站在還打着呵欠的茶房背後的，是一箇鬼也似的青臉的男子。

急忙披上衣服，擦了一擦睡眼，走下床來，仔細再看的時候，我纔認出了這頭髮披散得滿頭，嘴唇紫黑，衣裳紛亂，汗泥滿身的，就是畫家陳君。

“啊，陳，陳，陳君，你，你怎麼了，弄成了這一箇樣子？”

我被他那一副形狀所壓倒，幾乎說話都說不出來了。他也似乎是百感交集，一言難盡的樣子，只搖搖頭，不作一句答語。等領他進來的茶房，從我房間裏退出去後，我看見他那雙血絲漲滿的眼睛閉了一閉，眼角上就湧出了兩顆眼淚來。

我因為出了神呆立在那裏儘在望他，所以連叫他坐下的話都忘記說了，看到了他的眼淚，纔神致清醒了一下，就走上前去了一步，拉了他的冰陰冰陰鋼鐵也似的手，柔和地對他說：

“陳君，你且坐下罷，有什麼話，落後慢慢的再談。”

拉他坐下之後，我回轉身來，就從壁爐架上拿起了常納華克的方瓶，倒了一杯給他。他一口氣把杯乾了，嚶嚶地吐出了一口長氣，把眼睛眨了幾眨，纔慢慢地沈痛地對我說：

“我——今晚上——又遇見了她了！”

“噢！在這箇時候麼？”

聽了他的話，我倒也吃了一驚，將第二杯威士忌遞給他的時候，自然而然地這樣反問了他一句。他搖搖頭，將酒杯接去，一邊擊着了酒，一邊張大眼睛看着我對我說：

“不，也是同上同一樣的時候，在一樣的地方。——因為吃完晚飯，我老早就埋伏在那裏候她了，所以這一回終於被我擒住了她的住處。”

停了一停，喝完了第二杯威士忌，他又慢慢地繼續着說：

“這一回我却比前回更遇到了，一看見她走上了石級，在亭前立下的時候，我就將身體立了直來，作了一箇無論在那一刻

時候，都可以跑上前去的預備姿勢。果然她也很快的注意到我了，不一忽就旋轉了身，跑下了石級，我也緊緊地跟追了上去。到了山下，將拐灣的時候，她似乎想確定一下，看我在不在她的後面跟她了，所以將頭朝轉來看了一眼。一看見我，她的粉樣的臉上，起初起了一層恐怖，隨後便燭然地一笑，還是同上回一樣的那一種笑容。我著急了，恐怕她在這一箇地方，又要同前回一樣，使出隱身的仙術來，所以就更快的向前衝上了兩步。她的脚步也加上了速度，先朝東，後向南，又朝東，再向北，仍向西，轉灣抹角的跑了好一段路，終於到了一道黃泥矮牆的門口。她一到門邊，門就開了，進去之後，這門同彈簧似的馬上就拔單地關閉得緊緊。我在門外用力推了幾下，那扇看去似乎是並不厚的門板，連鬆動都不鬆動一動。我急極了，沒有法子，就儘在牆外面踱來踱去的踏方步，踏了半天，終於尋出了

一處可以著腳的地方，我不問皂白，便挺身爬上了那梁泥牆。爬在牆頭上一看，牆裏頭原來是一個很大的院子，院子裏有不少的樹木種在那裏。一陣風來，哼得我滿身都染了桂花的香氣，到此我的神經纔略略清醒了一下，想起了今晚上做的這事情，自己也覺得有點過分。但是回想了想，這險也已經冒了一半了，一不做二不休，率性進去罷，進去好看牠一箇仔細。於是又爬高了一步，翻了一個筋斗，竟從牆外面進到了那座廣漠無邊的有桂花樹種在那裏的園裏。在這座月光樹影交互的大庭園中，忙無頭緒地走了好些路，纔在樹影下找出了一條石砌的小道來。不辨方向，順路的走了一段，却又走回到了黃泥牆下的那扇剛纔她走進來的門邊了。旋轉了身，再倒走轉來，沿著這條石砌的小道，又曲曲折折地向前走了半天，終於被我走到了一道開在白牆頭裏的大門的外面。這一道門，比先前的那一扇來

得大些，門的上面，在粉白的牆上却有墨寫的雲龍兩個大字題在那裏，這兩箇字，在月光底下看將起來，實在是寫得美麗不過，我仰舉脊頸，立在門下看了半天方纔想起了我現在所到的是什麼地方。呵，原來她果然不出我之所料，是這裏尼庵裏的一箇姑子，我心裏在想。可是我現在將怎麼辦呢？深更半夜，一箇獨身野漢，闖入了到這尼庵的隱居所裏來，算是怎麼一回事？敲門進去麼？則對自己的良心，和所受的教育，實在有點過意不去。就此回去麼？則盼待了一月，辛苦了半夜的全功，將白白地盡棄了。正在這一箇進退兩難，躊躇不決的生死關頭，忽然喚喚的一聲從地底裏湧出來似的，非常悲切的，也不知是負傷的野獸的呢或人類的苦悶的鳴聲，同鎗彈似地穿入了我的耳膜，震動了我的靈魂，我自然而然地遍身的毛髮都竦豎了起來。這一聲山鳴谷應的長嘯聲過後，便什麼響動都沒有了，月光似乎

也因這一聲長嘯而更加上了一層凄冷的潔白，本來是啾啾唧唧在那裏鳴動的秋蟲，似乎也爲這嘯聲所嚇退，寂然地不響了。我接連着打了好幾箇寒顫，舉起腳就沿了那條原來的石砌小道退避了出來。重新爬出了泥牆，尋着了來路，轉灣抹角，走了半天。等我停住了腳，抬起頭來一看，却不知如何的，已經走到了你停留在這裏的這旅館的門前了。”

說完之後，他似乎是倦極了，將身體往前一靠，就在桌子上伏靠了下去。我想想他這晚上的所遇，看看他身上頭上的那一副零亂的樣子，忽然間竟起了一種憐惜他的心情，所以就輕輕地慰撫似地對他說：

“陳君，你把衣服脫下，到床上去躺一忽罷。等天亮了，我再和你上那尼庵的近邊去探險去。”

他到此實在也似乎是精神氣力都耗盡了，便好好地聽從了我的勸導，走上了床邊，脫下衣服睡

了下去。

他這一睡，睡到了中午方纔醒轉，我陪他吃過午飯，就問他，想不想和我一道再上那尼庵附近去探險去。他微笑着，搖搖頭，又回復了他的平時的那一種樣子。坐不多久，他就告了辭，走回了山去。

此後，將近一箇月間我和他見面的機會很少，因為一交九月，天氣驟然涼起來了，大家似乎都不願意出門走遠路，所以這中間他也不來，我也沒有上山去看他。

到了九月中旬，天氣更是涼得厲害了，我因為帶的衣服不多，迫不得已，只好仍復轉回了上海。不消說那篇本來是打算在杭州寫成的小說，仍舊是一箇字也不會落筆。

在上海住了幾天，又陪人到普陀去燒了一次香回來，九月也已經是將盡的時候了。我正在打算這一箇冬天將上什麼地方去過的時候，杭州在省立中學當圖畫教員的我那位朋友，忽而來了一封快信，大意是說，畫家陳君，已在杭州



病故，他生前的知友，想大家集合一點款子攙來，爲他在西湖營葬。信中間我可不可以也出一份，並且問我會葬之日，可不可以再上杭州去走一趟，因爲他是被日本帝國主義壓迫致死的犧牲者，喪葬行列弄得盛大一點，到西湖的日本領事館門前去行一行過，也可以算作我們的示威運動。

我橫豎是在上海也閑着無事的，所以到了十月十二的那一天就又坐滬杭車去到了杭州。第二天十月十三，是陳君的會葬日期。午前十時我和許多在杭州住家的美術家們，將陳君的靈柩送到了松木場附近的葬地之後，便一箇人辭別了大家，從棲霞嶺紫雲洞翻過了山走到了葛嶺。在抱朴廬吃了一次午餐，聽了許多故人當未死前數日的奇異的病症，心裏倒也起了一種兔死狐悲的無常之感。下午兩點多鐘，我披着滿身的太陽從抱朴廬走下山來的時候，在山腳左邊的一處小墳亭裏，却突然間發見了一所到現在爲止從沒有注意到過的古墓。踏將進去一看，一

塊墓誌，並且還是我的親戚的一位老友的手筆。  
這一篇墓誌銘，我現在把牠鈔在下面：

明楊女士雲友墓誌銘

明天啟間，女士楊慧林雲友，以詩書畫三絕，名噪於西泠。父亡，孝事其母。性端謹，交際皆婦母出應，不輕見人，士林敬之。同郡汪然明先生，起墳塢於浙西，劉木爲丹，陳眉公題曰“不繫園”，一時勝流韻士，高僧名妓，觴詠無虛日，女士時一與焉，尤多風雅韻事。當是時，名流如董思白，高貞甫，胡仲修，黃汝亨，徐震岳諸賢，時一詣杭，詣杭必以雲友執牛耳。雲友至，檢裙挾袂，不輕與人言笑，而人亦不以相矚，悲其遇也。每當酒後茶餘，興趣灑然，邊拈毫伸絹素，作平遠山水，寥寥數筆，雅近雲林，書法二王，擬思翁，能亂其真，拾者尊如拱璧。或鼓琴，聲韻高絕，常不終曲而罷，窺其旨，亦若幽憂叢慮，似有茫茫身世，俯仰於無窮者，殆古之傷心人也。逝後，汪然明輩爲營葬於

葛嶺下智果寺之旁，覆亭其上，榜曰“雲龕”。明亡，久付荒煙蔓草中。清道光朝，陳文述雲伯修其墓，著其事於西冷閨詠。至笠翁傳奇，評不足信。光緒中葉，錢塘陸縉君略慕其才，園石豎碑。又餘十稔，爲中華民國七年，夏四月，陸子與吳興顧子同恩聯承來游湖上，重展其墓。顧子之母周夫人慨然重建雲龕之亭，因共句其友鯉門張朝墉北塘，銘諸不朽。銘曰：

蘭麝之生，不擇其地，氣類相激，形神斯契。  
雲友盈盈，潤彼香塵，曇華一現，玉折芝焚。  
四百餘年，建亭如舊，百本梅花，縈拂左右。  
近依葛嶺，遠對孤山，湖橋春社，敬迓驂鸞。  
蜀東張朝墉撰并書

一九三〇年十月一日